

史部別史



釣磯立談

釣磯立談一冊南唐遺民史虛白所著大抵錄南唐興廢事跡及一時人物每段各有論斷其自序曰叟山東一無聞人也清泰年中隨先校書避地江表始營釣磯于江渚先校書意薄簪組心許泉石每乘雙犢版轅車車後掛酒壺山童三五人例各搃角負瓢并席具以自隨遇境物勝槩則取酒徑醉或為歌詩自號釣磯閒客割江之後先校書不祿叟嗣守敝廬頗窺先志不復以進取為念會王師伐罪李氏挈宗以朝湖海表裏俱為王人大同之慶有識之所共咸以為百生不可逢之盛際叟獨何者而私自怫鬱如有懷舊之思追惟江表自

建國以來烈祖元宗其所以撫奄斯人蓋有不可忘者時移事往將就蕪沒叟非身朝行口不食祿固無預于史事顧耳目之所及非網罟之至議則波濤之瀛語也隨意所商聊復疏之于紙僅得百二十許條摠而題之曰釣磯立談使小子溫成誦于口粗以存其梗槩云吁文漸子山之麗興哀則有之才愧士衡之多辨亡亦幾矣

大唐新纂十三卷

五代史補云石文德連州人形質短陋好學尤攻詩霸國時屢獻詩未用文昭以其寢陋未曾禮待文德由是窮悴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於門下其後文昭知之亦兼怒王子欲廷辱文德而逐之居無何秦國夫人彭氏薨文昭傷悼乃命有文學者各撰挽詞文德乃獻十餘篇其一篇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文昭覽之大驚曰文德有此作用吾但以寢陋而輕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却能知賢耶於是始召文德而愧謝之未幾承制授水部員外郎克融州刺史文德晚猶好著述乃撰大唐新纂十三卷多名人遺事詞雖不工事或可采時以

多聞許之

路史四十五卷

宋廬陵羅泌著明錢塘田汝成叔禾序曰路史前紀九卷後紀十三卷發揮六卷餘論十卷國名記七卷宋時廬陵羅泌所著也泌之名不登宋史路史亦載藝文志蓋泌之著書當宋之季葉雖嘗鋟行而流布人間者不廣至今好古之家鮮有全帙頃歲得是書於晉江楊士中所而缺其前紀二卷予購完之藝蘅請家塾重鋟焉予因以屬之而為之叙其首簡也或曰路史之名何謂也曰路史者大史也曰尚書春秋均之為史也而此獨謂之大史何也曰道莫大於三皇德莫大於五帝功莫大於作者是皆諸史所畧而是書獨詳焉故曰路史者

大史也。曰路史表二靈以冠十紀而復肇以初皇何也。曰三極有元萬物有祖初皇者三極之元而萬物之祖也。然且揣摩以為名耳非有姓氏政績之可述也。諸史之言盤古氏之首天下也。擘折堪輿提挈日月其言大而無當。故路史削而不錄而肇以初皇以端始也。其名則洞神部先已紀之矣。曰昔人有言三皇之事若恍惚若惚五帝之事若存若亡於恍惚存亡之間而廣為哀採無乃擇焉而不精乎。曰不然。談史事於邃古者病其畧談史事於近代者病其繁繁則鮮要畧則寡原仲尼曰作者七人矣。蓋指羲皇而下者言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作者無紀則述者何稽焉。結繩之世簡策無傳

其鴻號僅見於六經而諸子百家稗官芻說顧有載其片言隻事者。第雜亂而無統浮偽而多歧。路史作而旁搜旅撫傳信傳疑。按部班辭各歸其所。譬諸累寸絲以為錦斐然成章。故能上察天文下該地理中盡物變窮鬼神之情狀究禮樂之根柢明世運之污隆分姓氏之原委論生死則徵神仙之妄闡性命則闢佛老之非崇封禪則舉告成之典美封建則顯公治之端凡意有所會義有可疑者即以評斷叅之評斷之不足則繼以發揮發揮之不足則輔以餘論。若夫議封建而考姓氏則國名紀備焉。自是邃古之典燦然復明而向之恍惚存亡者昭如指掌其用心亦良苦矣。曰路史絕筆於夏后

氏削商周而不錄何也。曰此路史之微意也。仲尼叙君道則首二典。叙臣道則首三謨。皆以粵若稽古引之。明非後世所可合也。稱至德於周。獨歸重於文王。而於湯武之事。蓋闕如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平生褒許。惟此一言。其微意可想見矣。故成湯放桀。自負慚德。武王伐商。義士非之。德自此衰。而利自此競。後世篡奪之禍。自此始也。故路史削而不錄。其竊取之義。蓋有在矣。夫羅子以博聞強記之才。書無所不讀。而布衣草履。困於蓬蒿。睹時事之艱危。不求聞達。陸沉文史。何止三冬。勒成一家之言。拾史記之遺文。完千古之缺典。其功亦不小矣。而名不登於史冊。書不載於藝文志。不

猶岐陽石鼓。不見錄於周詩者乎。斯鉞也。所以大路史而廣其傳也。

自序曰太史公作史記。蘇子述古史。自黃戲而上。不道曰仲尼不道也。予違太史公貌。千三百載矣。又上諏之萬載之前。非取鑿於聖人也。以學者猶欲言也。神輸雌雄之書。輜軒黃車之籙。充棟連牀。曜聯而轂繫矣。然心術或蔽。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故觸途而輒寔。皇甫謐之世紀。譙周之世攷。張惜之系譜。馬總之通歷。諸葛耽之帝錄。姚恭年之歷帝紀。小司馬之補史。劉恕之通鑿外紀。亦粗詳矣。而其學狹淺。不足取信。太史公丁孤羸。成學之後。首擬隧緒。既足通

遺而蘇子所述第發明索隱之舊茲固未足爲全書而予之路史所爲起也嗟乎人者天地之英而聖人之道與天地竝春生夏長天地有不至聖財成焉賞善罰惡天地有不及聖輔相焉其所以贊天地之化毓者至矣是故天地雖大非聖人有不立三皇五帝又聖之出類而人道之極摯者也然其猷爲制度反菴藹而不昌得亾惜乎或曰今古異道古之不可施於今猶燭之不可用於旦也吁亦廬臧爨獲蒙蒙亾志者之屏見念道一而已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自伏羲以來炎黃小顛顛譽陶唐姚虞伯禹俱以是傳以今竝之雖前乎千萬載稽符合節是旦莫之轍也風

容臯夔之徒英靈猶在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時方其所表見可得而言矣曷古今之異哉雖然清穆之編詎宜辱於樗鈿之手邪式爲抄類而獲奇紀且太史公來百千賢之論語詳矣語留千載此其時也故予論世天皇以還尼于有夏以繼太史公蘇子之亡其有所明則諉之私屬疏之下方夢雋之論語誦碩人亦徒以移衆云歷紀乾道龍集庚寅亞歲廬陵羅泌長源序

西蜀費煇序其略曰公之立言遠祖賈誼而敘述則在莊馬之間班范而下不論也讀封建之論則知先王之制治觀封禪之論則悟聖人之遺意稽小弁之

說而父子兄弟之情親。知詩之不主於文。讀甘誓之說。而君臣上下之義明。知書之不主於事。稽微子三仁之論。而隱顯出處之方立。知義理之不浮虛。稽吳楚書人之說。而尊卑內外之分申。知春秋之不褒貶。至於祝融論樂之作。則直與樂記齊上下。所謂西漢文章。能以文敘事者。優爲之矣。竊又評之。立蕭曹勳業。易作羅氏路史。難路史之功。固不在於禹下輝之孱微。無高銜大貝。以邀說於人。言之有不足信。然昔人謂文章自有公議。而公亦謂杜甫非詩人。識者知公此語。則知路史矣。乾道丙申六月十五日。靜江憲屬曾大昂序。其略曰。詳其議論。大抵皆必然。

有不可變之議。而不爲兩可之辭。得路史者。馱觀熟復。冰釋理順。死可以無憾矣。淳熙九年長至日。豫章刻路史前紀後紀序畧曰。其書上自洪荒。下止虞夏。以爲殷周放伐。不足紀也。其採典籍。則五緯百家。山經道書。一言一事。靡不摭拾。幾于駁雜。而無倫敘世系。則叔季篡竊。與海外氏羌。鮮卑夷戎。別種靡不溯厥源派。本諸皇王。幾於傳會。而無識。至於禪通。循蜚。疏訖等目。因襲諸史。未暇刊削。其說本于元命苞。三五之名。既置勿論。乃又有中三皇。而益之以初三皇。其說本于洞神部。此則余之所聽熒也。吾友李伯東曰。余嘗晏居。思念邃古。淳風沕穆。草木蓊蓊。鹿

豕狂狂欲夢遊而不可得。今取羅氏書觀之。若與無懷葛天之民相恬熙于出作入息之天者。又何暇計其事之虛實。言之醇駁哉。斯言得之矣。萬曆癸卯歲春三月穀旦長洲張鼎思書於江臬公署之藏輝軒。萬曆辛亥廣陵喬可傳校刻路史。云錢塘舊刻多訛。豫章雖釐其一二。而所梓僅前後紀。今竝校而鈐諸梓。前有金陵朱之蕃序。

路史四十七卷

宋乾道間廬陵羅泌長源著。前編九卷。後紀十四卷。國名紀八卷。發揮六卷。餘論十卷。祇述三代以前事。

明金堡序曰。路史者。故宋廬陵長源羅氏之書也。先生學博而才弘。識高而文偉。遐覽載籍。侈遊典墳。玉版金匱之章。海山名山之旨。赤文綠字。河篆龜圖。罔不載之。清衷通為心極。使之端委太學。論道紫宮。垂縱玉塔。錯綜先典。誠東序之秘寶矣。惜也。懷竒毓秀。挺河嶽之上。靈不得見。諸行事乃搜集百家。輯而成史。始自邃古。有夏之後。勿傳。其間事跡洪誕。詳衆之畧。畧衆之詳。聞古皇初墜之精。傳後此未謀之秘。寧獨爭竒侈富。蹈怪詭。

荒迂之習哉。蓋其耽志古風，棲情醇治。見後此之類宮廢封禪，繁阡陌，開封建絕，禮求原，樂求野，謂他人宗，謂他人祖，子孫不知其自，日失厥序也。且藉伊周之攝篡，逆滋開，假堯舜之傳禪位，蜂起子檀父，兵弟圖兄，祚變亂，琴紘難更，僕數以故，談上帝之政紀，太荒之風，深信而樂傳也。然拘儒守經生之說，之死不更，達士務獨往之奇，局藏莫示。令先生之精義，或幾乎息，不可沒悼哉。今柏待吳子有路史之役，較訛訂偽，考義彙評，斯已精矣。况重以臥子坦公諸君子之齒牙，則更有遙憶心折者。

裴及卿史漢四紀

宋臨川裴夢得及卿所著魏宦山叙曰：子昔放濤臨川

裴及卿寓武岡，以所注歐陽子詩屬序篇。既及卿沂

江入蜀，子亦會恩還里。一日過子，視史漢四紀，進楚隱

尊義帝去逆呂紀二少帝，而列孺子嬰於孝平光武之

間。子語之曰：夫紀所以目一年之事，猶十二辰之有星

紀二十八辰之有斗牛也。秦末訖禘，天下猶為趙氏楚

隱安得為紀。漢高帝親文軹道之降，其年項籍改宰侯

王，諸侯皆於是年紀元。則漢王元年之稱，不得而易矣。

若待義帝之終而後為漢，則漢不得以正其始。及卿曰：

子之言善矣。雖然，秦之亡也，陳涉倡之，魯仲連不肯帝

秦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况涉乎高帝用董公一言。項籍弑君之罪。始暴白於天下。此漢得天下之張本也。進楚尊義。不亦可乎。乃若紀少帝孺子。亦使後世知母后權臣之顛制。不可以劫天命之正。雖以文帝之賢。而寡恩於少帝。君子不與也。是書之作。其不庶幾少扶天理正人心乎。予以其言之有益於世也。識一時問答為四紀序。

玉堂雜記三卷

宋丞相平園周必大著。自序曰。必大試館閣時。太上稱其文。諭宰執陳公康伯。朱公倬云。他日令掌制。今上受禪兩月。自六察擢左史。初對玉音云。向在玉邸。見卿詞科擬制。雅宜代言。不旋踵。遂兼三字。其後兩入翰苑。首尾十年。自權直院至學士承旨。皆編為之。其荷兩朝知遇至矣。歲月既久。凡涉典故。及見聞可紀者。輒筆之。淳熙庚子。進位二府。蘓易簡玉堂之思。每切于中。因命小子綸。裒為一編。畧加訂正。其間多涉幾微。非止溫木。或刪。或留。僅得五十餘條。前後胙錄。辭無詮次。釐為三卷。或可附洪氏翰苑群書之後云。壬寅八月。

樵溪下朝佐曰朝佐頃者官桂陽獲觀今丞相周公鸞坡錄愛而傳之茲如武林又得其玉堂雜記蓋聞所未聞蓋中興以來九重之德美前輩之典刑恩教之異同典故之沿革皆因事而見之此尤不可不傳也乃手抄一通藏于家竊聞公在翰苑時知無不言朝廷有大命令人所不敢議者公從容敷奏皆當上意凡所以隄障狂瀾護養元氣者豈止一事而公不書何其謙也然盛德偉烈表表在人耳目公雖不書其能使之弗傳哉紹熙元年重五日

富文忠入國語錄一卷

宋趙希弁曰右富弼慶曆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誥爲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閣門使符惟忠副之惟忠行至武強卒以知貝州供備庫使恩州團練使張茂實代之所說機宜事件具載錄中弼所爭者獻納二字朝廷竟從晏殊議用納字弼不預也

章忠恪奉使金國語錄一卷

趙氏曰右紹興三年章誼以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孫近副之誼錄其報聘之語也誼字且叟

五代史闕文一卷

宋翰林學士王禹偁元之撰進自序曰臣讀五代史總
三百六十卷記五十三年行事其書固亦多矣然自梁
至周君臣事迹傳于人口而不載史筆者徃徃有之或
史氏避嫌或簡牘漏畧不有紀述漸成泯滅善惡鑿戒
豈不癡乎因補一十七篇集為一卷皆聞于耆老者也
孔子曰吾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此其義也
明叅南京後府後軍事錫山後學秦汴撰序曰嗚呼五
代何時也天地晦冥之時也綱常顛替風俗凌夷孟子
所謂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此時為特近之故朝為君臣
暮為仇敵帝統之嗣如傳舍然無逸所謂或四三年或

五六年亦其實也。以故當時史無定官，官無定守，兼之兵革迭興，文字亦畧。其間故典，或諱于勢，或闕于疑，或淪于幽，不知其凡幾矣。識者不能無遺憾焉。有宋王元之氏，乃能網羅放失，顯微闡幽，作為缺文一書，為史凡十七篇。於六一深為有助，余常得之故篋，深嘉嘆賞。慨其刻之久湮也，敬梓之以傳。若夫關氣運之盛衰，論人事之得失，則自有全史在此，特其羽翼云。嘉靖丙午仲夏終吉。

竊憤錄一卷

竊憤續錄一卷

南燼紀聞一卷

竊憤錄一卷。紀徽欽流離五國城遷均州。徽宗死於道路，焚尸棄坑，及遷欽宗於源昌州之事。續錄一卷。紀欽宗自源昌州遷入燕京，及為完顏亮射死之事。南燼紀聞。記靖康之禍。徽欽二帝后妃宗室受辱，及阿計替監護盡忠之事。末云：元帥粘罕令阿計替押二帝二后往燕京，往來七千餘里，遂再四話余曰：二帝二后若非我之愛護，死亦早矣。我本大宋人，感南朝之德，故愛護之。今到冀州，乃持前所過事跡語余曰：四方一統，此文達江南，使中原可洗羶穢，可除欲求其實，當以此進。然余念阿計替之忠，故書於簿，見其本末，其間倘有忠義之

人能傳流四方亦所以顯阿計替之忠。今朝廷議以河
為界。有張氏者欲南歸。余乃書其實。令持南渡。其遺文
殘藁焚之不復有迹矣。阿計替本河北棣州人。靖康因
賊將攻城時。守臣王若思投降時。為府中界吏。賊將鐵
笠熾憾。識其為兄。呼與從行。幹離不薦之。元帥粘罕遂
令隨南朝官家去燕京。其妹名得成。為滑州宣德使之
妻。

王氏集予作此南燼紀聞錄。本用胡語。重叠釋改。似乎
可讀。尋乃改用漢語。從落筆至靖康車駕出京。泊上皇
少帝之崩。其事從實。無所忌諱。此文乃阿計替之手錄。
本用以申金國者。其子為金國堂吏。尊臣數輩。流通宣

布於外。其文乃散河朔北邑。余之父得其書。祝余曰。自
古懷愍之蒙塵。史書大槩而已。少帝與后氏。歐陽史書
之瑣詳。其禍未嘗有此。今我輩本大宋人。亦遭金國之
辱。觀此悲愴。於以戒人。君驕逸亦以發孝子順孫之忠
烈。異日我曹簞食壺漿以迎中興之主。焚之可也。且語
余阿計替之本末。命之為書。其書云。宋國中途之禍。蓋
起於上皇之任奸淫逸。恣為邪佞。開生邊隙。其實非少
帝之罪。故至死焚身墮坑。天之所報耳。嗚呼。
齊東野語曰。靖康之禍。大率與開運之事同一時。紀載
雜書極多。而最忌憚者。莫若所謂南燼紀聞。其說謂出
帝之事。歐公本之王淑之私史。淑本小史。其家為少帝

所殺遁入契丹洎出帝黃龍之遷淑時為契丹諸司吏
於是文移郡縣故致其飢寒以逞宿怨且述其幽辱之
事書名幽懿錄比之周幽衛懿然考之五代新舊史初
無是說安知非託子虛以欺世哉其安可見矣南燼言
二帝初遷南肅軍又遷雲州又遷西沔州又遷五國城
去燕凡三千八百餘里去黃龍府二千一百餘里其城乃
李陵戰敗之所吳江吳兆驀曰五國城在寧古塔之南
與朝鮮相近城在山頂其地極東非李
陵戰敗後又遷西徙均州乃契丹之移州今以當時它
處也攷之其地里遠近皆大謬不經其妄亦可知且謂此書
乃阿計替手錄所申金國之文後得之金國貴人者又
云阿計替本河北棣州人陷虜自東都失守金人即使

之隨二帝入燕又使同至五國城故首尾備知其詳及
攷其所載則無非二帝胸臆不可言之事不知阿計替
何從知之且金虜之情多疑所至必易守者亦安使南
人始終追隨乎且阿計替於二帝初無一日之恩何苦
毅然歷險阻犯嫌疑極力保護而不捨去且二帝方在
危亡哀痛之秋何暇父子賦詩為樂阿計替又何暇筆
之書乎此其謬妄不待攻而後見也意者為此書之人
必宣政間不得志小人造為陵辱猥慢之事而甘心焉
此禽獸之所不忍為尚忍言之哉余懼夫好奇之士不
求端末而輕信其欺故書以祛後世之惑云
昭陽李清映碧曰余初讀宣和遺事見所載徽欽北狩

事不獨辱及身且辱及后妃心頗疑之已得南燼紀聞
竊憤錄讀之則三書一喙似乎可信及攷之宋史與曹
勛北狩見聞錄而始恨三書之文致也夫當汴京破二
帝虜徽宗及鄭后同宗望華名離不由河北路欽宗及朱
后同宗翰華名沒喝由河東路會燕宋史暨見聞錄甚明
也胡種種慘辱見於三書者皆二帝二后同道而不分
路邪夫宋史與見聞錄不悞則三書誕矣且誕不止此
夫妖神出拜李牧與身與女將軍獻酒其無稽易辨惟
設骨碌都與澤利以辱朱后又設阿計替其人以護二
帝非見非聞真偽安別則請更合金史以觀之問熙宗
后之為人裴滿氏也有宋荆王女為后事否問帝氏之於

喬妃同處且回鑿後猶酒酒法別也有為金蓋天大王
夫人且生子事否問欽宗太子諶之貽監國繼出都與
朱后同乘破車也有在京未相隨流落北地為卒與監
人共語事否問徽宗離汴即乘宮人牛車且當徂落時
猶蒙金人賻祭也有同欽宗徒步數千里顛躓萬狀甚
以火焚尸投於石坑事否皆偽也一偽則百俱偽矣乃
所尤偽者則未有云欽宗以擊鞠中箭死與廢子祐及
遼故主延禧同禱夫熙宗之有太子道安又有魏王道
濟也業一天一殺廢子祐安在即云有祐而當熙統亮
篡刀俎宗親時安肯存故君種於畧刻且天德紀元四
貞元紀元三正隆又紀元六猶延喘十三載謂與欽宗

同以射斃乎。誕一夫延禧之初封海濱王。又進封豫王也。二封甚炳。胡以海濱侯題。且延熙卒時。故臣蕭仲恭請往會葬。熙宗義而許之。是當亮篡時。已無延熙矣。其王與侯之未辨。初封與進封之未識。而顧欲起骨使肉。謂與欽宗同以射斃乎。誕二夫欽宗之以天水郡公終。是正隆二年事。而主亮之殺宋室室子。是正隆六年事。或曰亮之凶。猶忌及宗子。而况故君。則謂欽宗以不良死。將無然。然何至與亡是公之祐。泉下人之延禧。共時隕命。而謂祐與延禧以射斃。欽宗亦以射斃乎。誕三。若謂宋金二史飾耳。非三書誕。則必徽欽之北狩。果同道。非分路。則可。又必熙宗子自道安道濟外。果有庶子祐。則可。又必延禧之殉。果於亮時。不於熙宗時。且無蕭仲恭請會葬事。則可。夫三書之首尾皆誕。而中之所載。可知秦炬遥遥。吾近盼梁火矣。

中興小歷

九朝通畧

官制新典

帝王經譜

諸

子菁華

宋熊克字子復建陽人第進士受知孝宗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克幼而翹秀好書善屬文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好習典故酬對如響卒年七十三所著有中興小歷九朝通畧官制新典帝王經譜諸子菁華等書

朝野遺事一卷

宋趙希弁曰右趙子崧伯山所著記中興以前凡一百二十有五事自號鑑堂居士終於延康殿學士右中奉

大夫淳熙中周益公帥長沙命項安世丁朝佐楊長孺
讐校而刻之

二王紀事一卷

宋末丞相鹽城陸秀夫君實著宋史畧云秀夫景定元
年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置幕中才思清麗
一時少能及之性沉靜不求人知每僚友至閣賓主交
驩秀夫獨斂容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樽俎間矜莊
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
官不使去已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後薦擢宗正
少卿德祐二年二王走溫州秀夫追從之遂與陳宜中
張世傑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君臣播越海濱
儼然正笏立如治朝益王以驚疾殂乃與眾共立衛王
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駐兵厓山厓山破負王

赴海死年四十四。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為一書。甚
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
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
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皇朝昭信錄十五卷

忠義列傳二卷

唐史評一卷

鍾離子自錄一卷

宋翁彥深。字養源。崇安人。仲通次子。宣和初。遷右司員
外郎。入對。極論讞獄之弊。以弟彥國入臺。引嫌。改秘書
少監。請訪國朝以來諸儒論纂可傳者。並以上之。盜起
睦州。東南大震。彥深言。民有疾苦。不得上聞。宜取上書
人名籍。焚諸通衢。下詔求直言。則下情通而盜可弭。又
言。羽書還至。諸路騷然。宜亟求忠臣義士。列于諫垣。其
後賊平。南軍凱旋。即議北征。復力言出師詛盟之言。以
書白宰相。言與金人夾攻契丹。非是。以之除國子祭酒。
時蔡條為禮部尚書。諸彥深為元祐學。彥深笑曰。彼亦

知有元祐學耶。徙秘書監。宦者梁師成提舉秘書省。彥深不肯造謁。降兩官。出知濟南。改婺州。召為太常少卿。從幸揚州。力陳維揚無險。宜早渡江以定基業。歸老卒。所著有皇朝昭信錄及文集各十五卷。忠義列傳二卷。唐史評一卷。鍾離子自錄一卷。

通史緣起二十卷

宋趙希弁曰。右會稽胡衛之作也。其說謂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三皇也。少昊氏高陽氏高辛氏合唐虞氏五帝也。不可備。乃推盤古以來衆說之異同。雖十紀浩茫。難以年考。而傳疑傳信。有理存焉。衛嘗仕於朝云。

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

宋承議郎王稱著翰林學士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兼修國史洪邁劄子奏臣切謂國家史冊雖本於金匱
石室之藏然天下遺文軼事散落人間實賴山林博洽
之士廣記備言上送有司以為汗青之助臣比以猥瑣
下材承乏四朝文院翫歲引日僅能奏篇既蒙聖恩策
其裒粹寸長裒進崇秩於此有人焉蓋嘗展施功緒卓
然成勞臣若隱而不言掠人之功以為己力揆之心顏
安所置愧敢以龔敦頤王稱姓名冒聞宸扆敦頤者和
州布衣也其曾祖原昔為秦陵實錄院官故其家藏書
念元祐黨籍諸臣及建中上書等人多表表立名節

經宗寧禁錮靖康流離子孫不能盡存平生施為漫不可考故慨然屬意訪求闕遺遂成列傳譜述一百卷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而書於編者三百五其不可得而詳者四人而已稱之父賞在紹興中亦為實錄修撰稱承其緒飾刻意史學斷自太祖至于欽宗上下九朝為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其非國史所載而得之於旁搜者居十之一皆信而有證可以據依臣之成書實於二者有賴敦頤舉進士不第今為不理選限登仕郎稱今以承議郎知龍州欲望聖慈鑒二人鉛槧之勤特加甄錄以為學士大夫之勸臣不勝昧死惶恐俟命之至取進止三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王稱除直祕閣龔

敦頤特補上州文學

本紀十二卷皇后諸王為世家五卷范質以下諸人及忠義循吏儒學文藝卓行隱逸外戚宦者僭偽等傳一百五卷遼金西夏西蕃交趾為附錄八卷

仁宗君臣政要四十卷

宋趙希弁曰右文林郎守祕書丞監閬州商稅院市買稅鹽臣張唐英編進起天聖終嘉祐詔令刑政之要禮樂選舉之法郊廟祭祀邊鄙備禦罔不備錄其間名臣得其家世之詳者為之立傳否則缺之唐英字次功自號黃松子

建炎以來中興係年要錄二百卷 補注若干卷

宋趙希弁曰右陵陽布衣李心傳微之所修也知瀘州許奕奏進之修國史曾喚又嘗乞令其弟太常博士道傳繳進得旨降付國史院然其中缺疑尚多希弁嘗為

補注一書頗為詳備

輔按通考中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乙集共四十卷亦李心傳撰不知即此書否書名既異卷數亦殊又無趙希弁補注故特載之以俟再考

周星詒曰繫年要錄仿長編為三朝野雜記則會要體也二書今皆有傳本獨雜記丙丁二集則無從訪求矣

北狩見聞錄一卷 北狩行錄一卷

北狩見聞錄宋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兼客方四方館事臣曹勛編次所紀是靖康二年徽廟至金人營及離汴京北行過真定山道路之苦辱末附徽廟於宜春殿宣諭曹勛四事皆確實可信北狩行錄都尉蔡條撰所記皆徽廟出青城入燕京寓韓州繼居五國城困苦慘惻之事末云北狩未有行紀以批語賜王若冲曰一自北遷於今八年所歷風俗異事不謂不多深欲記錄其未有人詢之蔡條以謂學問文采無如卿者高居東山躬耕之餘為予記之善惡必書不可隱晦將為後世之戒謙虛待下隨行群臣不以大小未嘗名呼每有遣

使則溫言慰諭喜為篇章自北狩以來傷時感事形於歌詠者千有餘首以二逆告變之後舉異災火以今得灰燼之餘者僅有數十篇類之為別集好生之德澤及禽獸每聞有網捕者必買而釋之仍戒勵曰毛羽之屬喜生惡死與人何殊今伊子皆在繫維之中當求知已欲歸之心頃刻不忘每令張璋張堯臣詢訪之少有嘉音喜見於色近梁舉善等至錄得紹興與左丞相書本進呈大悅

中吳紀聞六卷

宋崑山龔明之熙仲著自序曰吾家自先察院占籍中吳距今幾二百祀相傳已及雲初矣明之幼嘗逮事王父每聞講論鄉之先進所以誨化當世者未嘗不注意高仰云少長從父黨游皆名人魁士及又獲識典刑於親炙之久乃從事於進取虞庠魯泮餘三十年同舍亦多文人行揭德振華咸有可紀厥後世異事利門名路絕不復往由是聲迹益晦陋瓜疇芋區不過老農相爾汝所與笑談者無復有鴻儒矣竊嘗端居而念焉凡疇昔飫聞而厭見者往往後輩所未喻今年九十有二西山之日已薄恐其說之無傳也口授小子畧俾抄其大

端藏之篋。行不惟可以稽考往跡。資助談柄。其間有裨
王化。關士風者。頗多。皆新舊圖經及夫地志所不載者。
鬼神夢卜。雜置其間。蓋効范忠文東齋紀事體。談諧嘲
謔。亦錄而弗棄。蓋効范文忠公志林體。皆取其有戒於
人耳。是。新學小生。屬意不倫。措辭無法。不可以爲書。予
意。爲是不滿。必得老於文者。彙括之。庶幾不爲撫掌之
資。而使後之人。誦其所聞。以代莊舄之吟爾。淳熙元年
中和日。宣教郎。賜緋魚袋。致仕。龔明之。期頤堂書。
孝友傳。龔明之。字熙仲。祖母李。少夢神。與年七十有七。
及期。果病革。明之夜禱天。請以己五齡益祖母。灼香頂
上香七炷。爆有聲。不爲動。明且祖母愈。又五年乃卒。以

諸生貢至汴京。迎父母。母竝弟繼歿。明之取其家自一
錢。直皆析賣。護二喪歸。先世墓在郡西山。族人分斬其
木。明之不能制。伏墓號慟。震林谷。紹興二十年。鄉貢。年
六十。或勸匿。年爲仕宦地。不應。書其實。後以特恩。廷試。
授高州文學。年逾八十。法不應官。吳士列奏行義。敕監
潭州南嶽廟。淳熙五年。乞致仕。鄉人林振等舉明之議。
論操履。衆所師法。先是慶壽。赦文有節孝著實。許長吏
保明表錄。時參政錢良臣謂明之無吏考。難之。吳仁傑
曰。龔君至行動。上帝豈不能動人主。因具言其事。果得
旨。超授宣教郎。致仕。仍賜緋衣銀魚。明之生平。不摘人
短。不作貌言。每自謂受用一誠字。嘗取黃山谷語附益。

之號五林居士云。

中吳紀聞三卷

宋崑山龔明之熙仲著性至孝祖母李疾革焚香於頂
夜禱於天願減五年以益李果如其言紹興二十年鄉
貢年已六十不肯匿其數以自欺晚以特恩廷試授高
州文學以年逾八十敕監潭州南岳廟淳熙五年乞致
仕超授宣教郎仍賜緋衣銀魚時李衡以忠諫去國齒
德絕人獨以兄事明之人稱二老明之自號五休居士
撰中吳紀聞三卷子昱字立道有崑山雜咏

南遷錄一卷

金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錄自序
云大定甲戌冬六飛南邁新宅大都於宣武師顏握筆
東觀道間被命仍兼無禮郎馳驅清蹕間粗知記注顛
末恭惟太祖武元皇帝布昭聖武興於龍朔太宗皇帝
應天順人威遠俘宋定鼎中京率土賓服凡王會所圖
深有相續衆胥効職離任迭奏視昔帝王之盛漢唐之
隆惟金繼之中懷逸豫釁起近親要誘遠兵長蛇封豕
尚忍言哉創業雖難守成匪易以今念昔顧不易哉德
皇嗣統逮今皇上憂勤恭儉敬聽臣隣思戡多難而天
未悔禍辱不疚心燎原滔天挽莫能止于是踵大王居

岐之仁嗣成周卜洛之舉肆上帝復我高祖之德永地
於茲新邑保定大功歟有望哉師顏推極惠原始于大
定之末用示厥鑒尚祈謹斯敢輒序以為南遷錄云十
二月敬序

元浦元玠曰元玠初冠時與張翊之翊結忘年交一日
談論宋金廢興翊末出書一編其籤題南遷錄乃張師
顏所紀金國遷汴京事迹升之曰此大金秘書省文字
是家祖父之所遺者也其間所紀雄強衰弱環攻戰守
歷歷可觀余假錄以為寶玩後因金國志刊行與此較
較之事語頗同而人君年號俱各殊異未審其孰是然
當時南遷張秘書親隨乘輿晨夕執筆侍側而其所記

之書豈其差舛金志非本國史出於南官進宋之書中
間或有誤焉未可知也然元玠亦不敢定其是非倘好
古博雅君子覽其國書攷其誤舛改而正之誠此書之
幸也

趙與峕賓退錄曰近歲金虜為韃靼所攻自燕奔汴有
南遷錄一編盛行於時其寔偽也卷首題通直郎編云
云虜之官制其於士民須知獨無通直郎一階其偽一
也虜之世宗以強原王璟為儲嗣父曰允恭璟立追尊
允恭為顯宗錄乃謂璟為允植之子其偽二也虜之君
臣皆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粘罕名宗翰兀朮名宗弼
獻王罕忠獻王朮其偽三也虜事中國不能詳然灼知

其偽者已如此而士大夫多信之

○
弔伐錄上下二卷

此不知何人所作似是金人之書紀天輔元年侵宋二帝播遷及立張邦昌廢劉豫而止其中二帝上書上表不勝屈辱之狀讀之使人慚憤為君至此豈非萬世永鑑哉馬氏通攷不錄為中原諱邪抑未及見此書也

古史要錄

元天台陳司戶天瑞著王柏魯齋與之書論蘓氏古史之失曰辱下訪示以巨帙以蘓氏古史為題占地步以深濶以朱子餘論為主立門戶以甚正竦然異之曰大哉書乎此近世之所未見也嘗為漢當暴秦煨燼之餘典籍滅亡太史公作史記一部上出唐虞下包春秋戰國羅網放逸黜削稗野開天下之盲聾後世得之如至寶尊之如聖人孰敢議其非者迂亦自謂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其自負至不輕也至本朝歐陽公始譏之其叙帝王世次圖先立一準的曰孔子定書斷自唐虞所以畧其

遠而詳其近。謹其所不知也。司馬遷遠出孔子之後。述黃帝以來。詳悉其世次。不量力而務勝。及訂其繆。可以發千古之一笑。止以惑世二字斷繼之。蘓黃門師歐公者也。習聞其說。亦謂遷淺近而不學。踈畧而輕信。切中其病。其詞已激昂。不如歐公之從容溫潤也。至于自編古史。又叙三皇。反加詳焉。豈臨文之際而忘之乎。抑不免于務勝而惑世也。朱子曰。近世言史者。惟此書為近理。而學者忽之。止于本紀中提出七章。以訂其未醇。今足下乃用朱子之意。削其世次。益以事實。黜秦伯不而污其紀。降三晉田齊。而不作世家。增虞夏商周名臣于列傳。而春秋戰國之賢亦與焉。別立孔子及弟子傳。止于

孟軻。斥老子荀卿于異端。其立義凜然。其用力甚勇。其地步濶復又濶。復加以正。其門戶正而又正。復濟之以濶。豈非欲推本于經。折衷以理耶。若以是為識本原。而可達于聖賢。則不可。必識本原。可達于聖賢。而後能推本于經。折衷以理也。然雖非學者之先務。而程子所謂考古今。別是非。亦致知之一端。今此編考訂有証。綱目燦然。亦自可以名家矣。其血氣既衰。學問枯落。不足以識足下纂輯之誤。不誤。姑以愚見有疑于古史之一二。為足下陳之。歐陽公春秋論辨魯隱非攝。如此之明。蘓學于歐。豈不聞之。今魯世家一信左氏語。豈忘之乎。蘓氏以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亦過矣。當是之時。利欲汨

沒人心已亡。其所謂智亦只知得利欲一路。而于天理民彝未嘗知也。愚方病其不足。安得謂之有餘。獨蘓氏以管子之書為戰國之士。假託其名而為之。言治國則以智欺其民。言治外則以術傾鄰國。此則非習俗之所能識。視國語全本。管子無他語。豈不陋哉。然猶取內政之制。此為可疑。夫子之于春秋。凡諸國變先王之法度。如爰田。邱甲。刑書之類。悉書之。不應于內政獨不書也。既無其証。何以信于後。至謂管仲既沒。齊國用其遺業。常強于諸侯。此亦誣矣。蘓氏之叙微子也。未免徇左氏太史公之魚識。魯不少悟。夫子以微子去之為殷之三仁。去之之去。是去紂而隱遁也。豈曰去商而歸周乎。紂

雖無道。有必亡之勢。是時周猶服事殷也。不應微子遽數其國。棄宗廟社稷。而先降于周。不仁孰甚焉。設如其說。既追微子。又何為而面縛啣璧。衰經輿櫬于軍門。于是時也。武王不以故都封微子。乃封武庚。所以待微子者亦甚薄也。以愚觀之。面縛輿櫬。正武庚祈哀請命之態。武王不忍絕其商祀。使復其所。此仁人之心。至武庚俟間倡亂。而周公誅之。而商祀絕。微子不得已始出而歸周。周公固知其賢久矣。亟封于宋。有客之詩。益可想也。加封二字。且無明証。此于事理曉然者。莫有辨其誣。是以不免于輕信也。至于孔子傳叙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毋諱之。不以告其父之墓。此又何為輕

信也。書聖人之家世而不典如此。何以謂之學者。合不以正而生聖人。天命必不如是之僭也。其書告陳恒弑其君之語。謂人齊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是以戰國縱橫之士待聖也。人聖人以大義告其君。豈以利害動其聽哉。有曰孔子之歸魯。非求仕也。以爲父母之邦。蓋將老焉。此句大勝太史公。其爲論也。謂夫子于陳蔡無取焉。以楚昭葉公之賢。前後六年徘徊以俟。及浩然有歸志。猶反于衛者。以須魯人之招也。是以世俗鄙夫之意論聖人。與前一語如出兩人之手。又言孔子以布衣養士。著籍三千人。其賢者九十人而已。豈非輕信乎。其叙孟子也。尤率心。借不嗜殺人之句。自

發一段議論。又以指習爲性。爲孟子之失。其論子夏。開後世排僞學之端。其意亦有所指也。朱子雖謂其晚歲粗知省悟。終曰舊習已安。未易猝拔。而本原綱領。終未明了。至哉言矣。今必有以細細剖擊之。使後世無惑。則吾之本原方明。而吾之學力亦可以自慰也。然其議論之差。不勝其多。今不暇條列。更舉一二言之。自入春秋以來。鄭莊爲一大罪魁。天倫蕩滅。殆盡而蘓氏猶以賢稱之。此大惑也。自是之後。鄭國數困于兵。可亡而不亡者。亦有其故。齊楚秦晉之爭伯。而鄭居于中。遂爲戰場。惟其地爲中國之險要。得之者必強。是以兩欲得之。而非一國之所能獨有也。故雖甚弊。而不至于亡。及子產當

國而伯業已衰。不然則鄭覆亡已久矣。安能待子產之出乎。子產之才。人孰不知。鄭國之所以存亡者。未易知也。晉文公不汲于得國。在春秋時固未易多得。蘓氏遽以王者之事許之。則過矣。豈忘却聖一請字乎。至悼公頻起諸侯之師。以不戰困楚。此亦一請之餘風。恐古人屈人兵者。不如是也。其論樂毅也。不知身自墮于戰國之習。所言不根于義理。反指書生之論以為笑。此其深病。前乎齊國伐燕矣。孟子教之曰。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于燕衆。置君而後去之。此則庶幾乎王者之事。齊宣不能用。不足責也。樂毅自謂數奉教于君子。而亦不知出此。既已席卷八百年之積聚歸燕。顧乃久徘徊于二

城之下。果何為哉。烏在其為奉君子之教。蘓氏以為智勇相敵。勢固然耳。此為實論乎。凡此之類。豈筆舌之所能既。足下潛心今古。識見迥特。議論淳正。此蘓氏尤為峻潔。蘓氏之傳。惟伯夷傳實以夫子之言。此為最淳。其論亦簡明。抑揚頓挫。有餘味也。足下已載其論。而去其春秋兩辭。尤見高識。其間亦尚有些小狗蘓處。更望玩索。無急急于成甚幸。但名曰古史要錄。未為正大。蓋蘓氏門下。不是着脚處。昔司馬溫公嘗編稽古錄。極為簡要。稽古之義亦甚大。擬欲易為信古錄。如何。

續後漢書九十卷

元使臣郝經仲常著自序曰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即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能一而入於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史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爲偏伯僭僞于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奈其綱維故稱號議論皆失其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爲篡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繼魏漢以正體統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注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績力雖勤而亦

不能更正體統。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爲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爲僭偽。至晦庵先生朱熹爲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紀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嘗聞縉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乃破藁發。凡起漢終晉。以更壽書作表記。傳錄諸序議贊。十二年夏五月。借書于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注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于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爲僭偽。十三年冬

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域。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奸邪。表風節。甄義烈。校正僞曲。折隱奧。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于道德。推本六經之初。其補六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爲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晷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請以彼校此。孰得孰失。今拘幽之極。而集是書。蓋亦古人之志也。

陶南村鞅耕錄曰。霍治書云。紫陽楊煥然先生。讀通鑑。至論漢魏正澗大不平之。遂修漢書。駁正其事。因作詩

云風烟慘淡駐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鬢。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後攻宋軍廻。始見通鑑綱目。其書乃寢順德劉道濟先生尤不平之。修書名三爲亦見綱目。閱而不行。中統改元。陵川郝伯常先生使宋。被留儀真。勢不得還。就買書作續漢史。既脫橐。會同僚苟正甫諸公飲。至數行。忽長嘆曰。某辛苦十餘年。莫不被高頭巾已做了也。皆對曰。不聞之。至元丁亥。予分臺江西。購得蕭常續漢書全部。因喟然曰。惜乎郝君不及見此。

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

續後漢志七十三卷

元金華張樞子長著。黃潛曰。子長謂三國之正閏固不

待^辨。自古國必有號。史亦從其實而書之。漢之爲漢。未

嘗稱蜀。陳壽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以蜀易漢。抑此

所以伸彼也。壽父獲罪於諸葛武侯。而壽又爲武侯子

瞻所薄。故於武侯之駿功偉烈。多畧弗著。而武侯再挫

司馬懿。亦没而不及。內以報私憾。外以爲時諱也。譙周

壽之所師。力贊後主。納款於魏。賣降覆國。壽不以爲非。

反善其策。餘所書往往類是。乃糾其疵繆之害義。正其

煩簡之失宜。爲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

列傳。附以魏吳載紀。爲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

有能致歸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書而失其實。或
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爲更定。而於漢事。必備載以詳正
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於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
咸有論著。係於各篇之後。名曰訓志。經筵檢討。危君素
言。子長是書。立義精密。可資勸講。朝廷爲下本郡。取而
上之。宣文閣藏焉。它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曲江張公
年譜一卷。

晉文春秋 楚檮杌共二卷

元錢唐吾衍子行著。自序曰。晉文春秋於劉向校讐未
之聞。余於近年與楚檮杌併得之。誠奇書也。不著作者
名氏。觀其篇目次第。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雖
桓文之事。仲尼之徒。不道而晉乘楚杌。孔子修春秋。多
取之。余嘉其書。因鈔寫以備三史之目。

明稷山王衡記云。吾衍字子行。杭人也。衍之言曰。晉文
春秋。余近年與楚檮杌併得之。不著作者姓氏。如此而
潛溪宋先生直以爲衍之所著。意必有所據矣。姑闕以
俟知者。

或曰。潛溪蓋據輟耕錄也。

晉文春秋目錄謀與楚戰第一鳳陵履解第二斬顛頡
第三原人降第四伐宋第五捐籩豆第六問救餓第七
髮繞炙第八大蛇阻道第九伐鄴問賞第十請隧第十
一出陽民第十二逐獸第十三龜燔第十四賞館人第
十五失虞第十六合盟第十七學讀書第十八烹被瞻
第十九箕鄭壺殮第二十問帥第二十一用民第二十
二國饑用信第二十三伐衛第二十四西河守第二十
五問虢亡第二十六登隧第二十七國難第二十八種
米第二十九反國賞士第三十襄王賜命第三十一封
狐文豹第三十二野人與塊第三十三介子推第三十
四釐負羈第三十五燒楚軍第三十六里鳧須第三十

七問政第三十八弛文子宅第三十九原季辭卿第四
十李離伏劍死第四十一傅謹第四十二弛敬子宅第
四十三益臼季宅第四十四問日食第四十五

楚史擣杙目錄問為國第一茅門令第二虞邱子第三
士亶傅第四隱戲第五伐陳第六晉伐楚第七伐鄭第
八伐越第九取陳第十伐晉第十一圍宋第十二克鄭
第十三問鼎第十四樊姬第十五赦解揚第十六申侯
第十七射兕第十八好獵第十九養由基第二十絕纓
第二十一子佩飲王第二十二相人第二十三築臺第
二十四沈尹革第二十五孫叔敖諫第二十六寢邱第
二十七

明彭城房棟記云此晉文春秋楚史檮杌有元吾子行
先生著也先生名衍別墅竹房潛隱弗耀故世讀其書
不知其名大末時大父爲宋大學生錢唐因家焉學究
委巷高不事之節厭棄者謂吾出有間著述尚多不止
此二書撫弄如意工篆書通律呂聲音之學年四十未
娶宛邱趙天錫買酒家孤女爲先生妾年饑女嘗事人
後夫訟之邏者摔辱先生張景亮叱邏曰是不知情攝
之何爲解歸先生慚持玄絳緇笠詣仇山村有西泠橋
外斷橋邊之句衛大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
曰是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西湖僧可權及門葬遺文
後山與師塔相對胡石塘以生弗瀆死弗辱貞哉句銘

其墓嗚呼先生天挺人豪睨傲一世惜乎未聞道也禮
三十而娶無已則繼嗣焉通媒妁娶醜女古之人有行
之者孔明是也事變之來橫逆侵加揆於理徵於法無
愧於心不校蚊蟲過前自反禽獸何難奚至蹈西泠而
死乃從靈均於斯邪天錫苟且不以德愛人先生其殆
踈曠之過歟噫正德十五年秋八月

○金哀宗記 至大諸臣列傳 西域異人傳

元瞻思得之著思之先大食國人國既內附大父魯坤東遷豐州太宗時以材授真定濟南等路監榷稅使因家真定父幹直始從儒生問學不干仕進瞻思博極群書仕至副使所著述甚多

皇朝按字家
抄本不分卷

元朝祕史二冊

元人有祕史十卷續祕史二卷前卷載沙漠初起之事續卷載下燕京滅金之事蓋其本國人所編錄者書藏禁中不傳偶從燕山故家見之蓋變革時流落人間者其紀年以鼠兒羊兒兔兒不以甲子末題云此書大聚會著鼠兒年七月于客魯漣河闊迭額阿剌勒地圖面處下時寫畢了語多侏儻錄續卷以補正史之所不備

庚申外史二卷

重出入明

元葛溪權衡以制編次元順帝三十六年事實也一名庚申帝大事記順帝生於庚申故曰庚申帝衡吉安人

隱於彰德黃華山李察罕聘之不應洪武初始歸臨江
隱德碩學士也

皇明開初歷紀六卷

明南閩陳敬則纂輯凡六卷其自序曰開國之君即家
之始祖也人而不知始祖之履歷可謂人乎假令譚及
高光故實或不能諳暢則童子必且冊之况于生斯世
為斯民者乎我高皇天縱神聖應期勃興汎掃胡氛再
造區夏其豐功峻德誠軼漢宋而進三五猗歟休哉雖
其謨烈之詳載在國史遐方賤士未易窺夫金匱石室
之藏而後先臣庶得諸見聞咸有纂述若聖政記皇明
本紀啓運錄等書斯亦槩可覩矣第皆主于鋪張盛美
至如野史所傳諸凡時事可喜可愕多見刪遺昔司馬
遷所紀高帝如貫酒竹冠奚關治體而偽遊嫚罵媿不

掩瑕。然古今以良史稱。學者誦之弗厭也。余是以採摭羣言。稍加詮次。纖悉必錄。談詭具存。傳信後來。以資南董。蓋懷粒食者。有思文之頌。考漢史者。為索隱之編。固陋所裒。兼滋二義。或者亦有所取焉。

皇明開初歷紀合近光錄

某氏序曰。明興以來。道化翔洽。無論諸文學侍從之彥。彬彬稱良史材。即稗官小乘。俱足鼓吹休明。而腹笥吻筆。慮無不終摯董狐其人者也。故每讀紀讀傳。如一人而不悉其顛末。一事而不究其端委。不覺廢然中止。恨不行其庭。即其人舉其生平大節。以及語言顰笑。一一

為之鱗次櫛比。以俟來哲。况沐皇風。佩闔澤。食舊德之名氏。而探源溯本。敢忘帝力於何有。不歌咏以董其文哉。我太祖高皇帝之龍飛淮甸。迅掃胡腥也。天垂其象。地耀其文。謨訓功烈。載在史冊。毘陵鹽官。弇州諸名家。非不語足千古。第作史之體有二。不曰闕而待之。則曰芟而夷之。求其纖微必錄。談諛具存者。誰乎。用是悵然有志而未逮也。予戚茂叙孫君雅好博古。酉陽汲郡。廣採旁稽。構思雲間。索珠泉裏。纂其世家所藏。出一編示余。曰。皇明開初歷紀。并近光錄。噫。君其先得吾心也。夫是紀也。辨而有體。詳而不穢。一開卷而瞭然指掌。何異入五都之市。而萬寶其中。令人應接不暇也。自肇基以

迄升遐若經畧群雄鎮安反側以至制度文章褒忠黜
異旁及于嬉笑怒罵一網無遺秩如井如煥爛可挹乃
知帝王由天授非人力金陵王氣已兆于香孩兒營而
孤鳴魚腹之徒祇為躍出綠芙蓉之藉耳彼過沛過興
歌秋風懷想不幾聆鈞天之奏而避三舍乎信非直一
代之秘寶實萬世之琬琰非直朝家之典故乃士庶之
席珍光而被之豈獨遺夫子耶

賢識錄一卷

明四明陸欽輯自敘曰洪惟我國朝太祖開基胡元終
運乾坤再整日月重明立綱陳紀盡制盡倫巍乎成功
煥乎文章一時臣工仰名言之莫罄幸親見之有知賢
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作類而述之涵
泳之餘庶得以知識乎盛美云

致身錄

明吳江史仲彬著陳眉公序曰儒向者撰有建文史待
曰遜國編年曰報國列傳曰定論如請復廟號請補實
錄請宥諸忠臣子孫還籍是也曰傳疑如金川門獻降
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參半是也今得先朝史仲
彬致身錄而草除君臣生死之際了然矣帝之出亡也
建文夏六月庚申十五日也以未時從鬼門出從者從
水閣御溝出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此時願扈駕者
二十二入其與帝同祝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楊應能編
修程瑜稱比丘御史葉希賢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者
七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刑部司務馮灌稱塞馬先生

時稱馮翁稱馬公時稱馬二子中書舍人郭節稱雪菴
時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生時稱稽山主人稱槎道人
編修趙天泰適衣葛稱葛衣翁時稱天肖子欽天監正
王之臣家世補鍋稱老補鍋 武牛景光稱東湖樵時
稱東湖主人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良蔡運梁田玉梁良
玉梁仲懷王資劉深鄭洽何洲各徐散四方遙為應援
其姓氏爵里具核在錄中皆草除志吾學編所不載也
帝初欲依西平侯不可欲依浦江鄭氏不可史仲彬迎
至吳江之黃溪聞成祖追彬勅命帝逸去諸君子刻日
訂期尋命於滇南於重慶於白龍山於浪穹之深林於
逆旅之客舍不遇則泣禱鬼神徧詢之樵翁牧豎遇則

或目成或隱聲泣或同宿或分行或行乞於市或結草
廬以待帝或懷糗脯以獻帝或紉衣補履以進帝或病
而旋沒或合而旋離藐藐柰惟恐捕者之覺而掩其後
抑何險也昔晉重耳奔狄從者五士其餘不名數十人
田橫奔海島上二客與五百人皆自到此二事嘗恨史
軼其姓名最為千古奇痛倘史公致身錄不存即諸君
子幾與重耳田橫客等耳嗟乎建文君生不望重耳之
反國歿不及田橫之王者塋獨其竄伏崎嶇能使二十
二人者君亡與亡君存與存詭姓名屏聲跡歷萬里而
不渝誓九死而不悔其究君與臣兩全七尺與十族無
副鬻屠滅之慘視黃練方鐵慷慨就死者不更難乎當

成祖遣尚書胡濙行遊天下訪求張三丰意蓋踪跡建文帝也都御史陳瑛鍛鍊諸忠臣獄凡有片紙株連者小則誅一家大則空一村瓜蔓之抄殆無寧日史公為仇所訟寧獄死終噤不自明其精忠隱德蓋如此迄今二百餘年史氏以家藏秘本合於焦先生茅山所得無毫髮差誤乃不諱而行之此天之所以哀憐建文帝失國之無事又憐二十二人之泯泯無聞而呵護此書以待史氏之子孫并揭於天下萬世也致身錄一出不惟見建文帝得士之報而成祖亦且并白殺姪之名其閔係本朝正史甚鉅故草莽臣儒叙其錄而傳之黃宗羲曰史鑑字明古吳江人致身錄偽書假托西村

也之祖史彬匏庵表西村之墓序其先世彬固未嘗出任也

建文遜國紀

明鹽官鄭曉著其子履淳序曰自昔家國興亡必天人相符非有與也三代而下一統世繼惟秦隋乃自連敗秦之暴橫隋之奢淫非天亡也讀遜國紀竊怪建文君無一於此何以遽亡高皇帝重造乾坤功高三代陵土未乾材臣宿將未盡凋謝邊疆無故宴然啓甲成康之舊文帝南來忽於破竹何也人咸咎方黃謀國之疏或曰漢文天授少帝雖輔以伊姜亦胡能存然歟夫天與子後嫡長鮮有善繼者湯傳孫文王舍伯邑考扶蘓終上谷漢惠無嗣隋殺揚勇唐宗由秦王宗至孝宗始嗣太祖我文皇亦然天命之矣自古以然建文君臣何猶

乎居升之疏禍迫於鼉錯信乎天也天有所興孰能無
廢翁故考之編年參之野史成此紀以備遺缺傳曰監
於后羿而用德度經曰勤用明德庶邦丕享作者意也

奉天靖難記四卷

黃俞邵云不知何人撰紀建文皇帝事多誣罔幾類南
朝少主所為言太祖梓宮發引建文皇帝仗劍指斥梓
宮歡笑畧無戚容荒淫無度且言懿文太子多不善為
太祖所惡而盛稱燕王之孝友其不可信如此使非故
老流傳紀載炳如不將以此紀為真耶予然後知南北
史紀諸帝荒淫窮凶極惡事皆纂弒之流欲加之臯未
必可信也

○
泰昌日錄二卷

明草莽臣豐城楊惟休叔度撰序曰泰昌日錄何書貞皇也何以書貞皇思也神皇之曆長矣何以不思遊乎神皇之字而於人忘恒久也遊乎貞皇之字而弗之能忘咸速也詩頌成王曰閔予小子頌高宗曰湯孫之輔緒思貞皇所以思神皇也貞皇以數十年青宮仁聖之德播高深于彌月一語之下其益如春一澤之布其淪如海一旨之出其旋如天一政之行其莫如字無問海內臣民願緩湏臾于訪落即有如蓋愆補過光昭考而嗣其懿徽如神皇詔非貞皇曷任哉

戴文光跋曰思貞皇者舉一事而神開則記日錄者得

片語而色喜可知也。內庭事秘。邸報字訛。稗官程說。為
聖明之累。可指日而待。遐哉惟休。典而核簡。而有體焚
香盥讀。家捧一貞皇而覲揚焉。庚申八月。千古炯然。如
在草茅弗忘。而廟堂忘之。稅權矣。田畝之加餉。蠲而弗
復征。撫辨之獄。弗決。改人與政。鬪穴中之鼠。揖後門之
狼。惟休之罪人也夫。

兩鎮奏議 藩封紀畧

明少保尚書秦安州蕭大亨夏卿著大亨號岳峰母夢
岳神入室而生故其體貌奇偉儼若神明登嘉靖壬戌
榜進士初授榆次令陞戶部主事擢正郎復除邊道歷
任藩臬皆跋涉河朔關隴間辛苦幾二十年始開府寧
夏再調宣府恩威竝著有兩鎮奏議及潞藩出封紀畧
尋轉右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三鎮威信素服鹵人歸
命益堅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改刑部
召入累晉少保兼太子太保柱國兵刑兩部尚書若公
者夷夏知名古所稱社稷臣歟家刻有今古文鈔文章
正宗等書行於世萬歷壬子捐館從祀鄉賢

撫夷志 撫夷通論

明惠安朱一龍于田著一龍唐古田令璣之後初授溧陽令以不賄嚴世蕃子遷南刑部郎出為廣西僉事時值古田不靖報牒紛拏一龍搜掌故攷沿革作撫夷志經畫東西四鄰及古田全灌諸哨靡不悉心作撫夷通論曰嚴緝事曰別夷情曰禁招子曰誅賊脚曰謹巡哨曰明賞罰曰防寇有時曰勦賊有引仍入挈令守之官終江西參政一龍少受學張襄惠岳當官寡交接慎取予遠權勢未嘗不服膺襄惠之言林下著書考義無少休廢惠人言先正者皆歸焉

西蜀平蠻錄

明史有王軾平蠻錄二卷此未見

明司空曾確菴省吾著許一德編次茅坤序曰西蜀平蠻錄者錄今司空確菴曾公按節西蜀時所平都蠻諸䟽而䟽所不能盡其籌兵者之詳則以載之檄文次之批申次之紀錄又次之營間之間所上執政者之尺牘下諸將領分道者之軍籌而終之以蜀之人士所碑且頌公之功者也嘗聞兵家者共謂北虜為最悍西南夷次之間按傳記所載冒頓以來漢之衛霍唐之李郭宋之張韓劉岳其他一障一壘之將亦稍稍或及喋血虜庭俘虜左右谷蠡名王貴人不可勝數若西南夷則諸葛武侯之困孟獲以下不一再見何也蓋北夷所恃者

習騎射擇水草擁帳數萬其至也若潮汐其疾戰也若風雨及其覆且敗也則亦若山谷之崩已故臨之以智且猛者之將猶及時時為功若西南夷則地險天塹深箐飛崖鼪鼯猿狖之所得窟而宮而熊羆虎豹之所不得而憑且攫者他不暇遠引即如我朝二百年來十有一征而天順成化之間大司馬躬提枹鼓兵二十萬僅及破其外壘而已然而逾年叛不旋踵方奏凱論功於朝而羽書又尾而至矣無他其勢然也我曾司空之秉鉞西蜀也獨能不數月之間首之以破凌霄次之以破雞冠嶺又次之以破九絲而數百里間世所蜂屯蟻引之穴公一朝棊畫而戡定之何哉間嘗考公本末其所

按古法者七然其所不易及者二而又世所不能際者一劉公顯者少起戎伍諳鄉導習緩急力戰鬪蠻所警伏也久矣特其跣跣之氣言者數嘗之公首揭之執政請得許留地方以功覆過其按古兵家之使過一也兵莫難於權分而令不肅况劉公顯橫被汚口之後稍凌夷矣公獨推轂而授之無分主客土漢官兵悉聽節制軍中一切並屬劈畫不以遙制其按古兵家者之專閫二也故將郭成父覆於蠻語所謂不共戴天是已方其以罪褫職公且引而副之卒之名位相壓兩情不乖其按古兵家者之和將三也蜀之戍兵堪用者少獨土酋奢効忠一枝與之齒相錯利害相逼公席而用之斬馘

數多其按古兵家者之選鋒四也然與安氏世相賊殺
萬一瞰其深入也引兵內躡中外狼脅事不可測公特
移文貴州聲其兩相睚眦之罪而禁輯之瓜分其部彼
無內顧且感且奮併力効死其按古兵家者之連師五
也按往時大征監兵諸司並文學大夫特按故事若郵
傳耳公於時諸司而下分道督戰輓漕飛餉斬關奪隘
無不人人奮袂而前若將家子其按古兵家之治衆六
也首破凌霄則門戶摧次及都寨則羽翼跼已而再克
雞冠梯攻九絲迅若飄風勢同破竹且酋王以下次第
就縛其按古兵家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而攻瑕屬堅
七也然此特將之練軍情習地利揣虛實審先後猶能

稍稍及之至於公之一心一氣一車之日誓不與此賊
俱生故時所共以興師問罪為先聲以招降納款為結
局而以論功行賞為勝算者並為抹去故神鬼効靈山
谷震駭其不可及一也一切軍興督將領厲戎行申號
令嚴賞罰操十萬之衆如一人由心膂而頭目而手足
且以平定地方為期初不以首虜為功以鼓盪將士為
先而不以威名自擁其他審彼己肅什伍亟名酋戒殺
降還俘虜恤陣亡破陰黨嚴敵餌廣間諜防奔逸振旅
之日氣如時雨殆翩翩乎古名將者之風其不可及二
也至於內則元宰張相公席聖天子之知而為之抒策
謀於上外則大司馬譚公倚執政者之知而為之佐行

間於下牋奏所馳應若轉圜其所遭逢千載一時趙充國之所繇以困先零裴中立之所繇以平淮蔡未之或過者此其所不可際又一也予故讀公所上前後諸疏固已覽覩大較然而從中機宜則又如絲之棼必參之檄文而批申而紀錄而尺牘而軍籌而又考之以西蜀士人者之所碑而頌然後一切軍興如指股掌也於乎盛矣哉則公勲名銘之鼎彝播之竹帛爛然聲施與日月俱遠者蓋匪偶矣按浙西僉事許公一德即以某縣令故嘗從公治兵蜀中而以知兵聞者也故能次公平蠻本末者如此屬予序而傳之且以遺他日國史者之錄云

輔按萬歷八年至十年司空為曾省吾十八年至二十年司空為曾同亨今按鹿門序謂張居正為相譚綸為兵部時曾公秉鉞西蜀則是曾省吾而非曾同亨矣

從吾錄

萬季野曰從吾錄者匪人吳玄之所輯也。凡萬曆中小人攻君子之疏無所不載。末復爲說以揚之。而當世君子復爲其所掎擊焉。當神宗之季。群工水火。蒼素混淆。然而邪正之際。固不難辨也。立身在事外。何仇于君子。而顛倒若是。豈有所不容已耶。呈身醜類。獻媚當途。所得幾何。而甘心若此。吾不能爲之解矣。雖然。世之身在事外。而顛倒黑白。呈身獻媚者。又寧獨一玄哉。

闡幽錄

高忠憲公序曰我神祖御極四十八年而譴謫諸臣自萬歷五年始於是江陵相不喪父喪諸臣以綱常大義爭杖者戍者編氓者累累矣是後以國本以鑛稅以去奸者以發奸者以救言者以薦言者推用言者相繼譴幾三百人迨遺詔錄用無錄即世者且半即存者以酌量裁以冒濫尼不能十而一二何況沒者忠魂炯炯浩氣揚揚吾不知鬱而為苦雨淒風抑激而為冬雷夏雪兩間醇和剝之萬端此固其一矣幸聖天子穆穆無奏不下賢宰相休休無善不庸南臯先生為闡幽疏者再太宰乃奏勲司案以廷杖獄死者為一等贈官予廕餘

為一等止贈官先以七十五人請將並搜其未盡者旋
得俞旨布海內使為人臣抒忠誠於國屈於一時伸於
萬世彌久而光諸為奸利者赫奕旦夕耳嗚呼其闡幽
所以為人心慮至深遠以為無汲汲者其度量相越何
如哉夫鄒先生固最先譴召用而復錮幾四十年者吳
趙沈艾諸君子相繼歿而先生歸然為魯靈光天子用
為御史大夫諸君子卒以先生闡天豈無意乎天之未
定疾風迅霆日月晦暝天之既定水綠山青蛸蠕以寧
昔屈子賦遠遊欲長年以觀既定之天而忠臣義士頗
頷沒世者常以年歲之不延悲夫然猶被三朝寵錫際
一時明良而及茲典未為不幸也元相前則南昌劉公

名一燦今則福清葉公名向高太宰則涇陽張公名問
達少宰則定遠盛公名以弘會稽王公名舜昂勳司則
奉化戴公名澳後之覽者考鏡焉

續眉山論二冊

不知何人所集。皆載參淮撫李三才疏及救疏。持平疏。末又集伍袁萃王三善諸人議論。淮撫之語。大約皆邪黨攻東林者之所爲。書名續眉山論。蓋續蘇老泉辨奸論。以安石比三才也。要之三才乃豪俠之流。揆未必甚清。而才實可用。今載當時持平一二疏。以見其梗概。則毀謗之書。可與三朝要典同斥矣。工科給事中馬從龍一本。才望撫臣。突興物議。謹虛心評量。伏乞聖明鑒別。以終任使事。臣見近日工部主事邵輔忠疏論總督漕運巡撫李三才大畧。其貪險假橫。反覆數千言。攻擊不遺餘力。在輔忠或自有見。然持平而論。又未嘗不惜。

其言之過當也。臣請教三才大節。自爲工部郎。以直言事忤旨。中更遷謫。閱歷中外。皆有賢聲。及委以督漕。獨當南北咽喉。號稱重地。當陛下誤聽群小之言。礦稅中使。布滿天下。尤垂涎于江淮財賦之區。陛下屢下嚴譴。緹騎檻車相望于道。亢奄鵠張虎視。擇人而食之。當是時。微三才抗疏力爭。身蹈不測。逆折亂萌。則揭竿潢池之變必起。而天下事去矣。九死不顧。一生之計。奪陛下赤子于餓虎之喙。而安全之。議者謂三才之功。不在强悍搏擊。而在能迴明主之怒。不在奠寧江淮。而在厭服天下之心。不賢而能如是乎。獨其軼宕雄偉之氣。時見跣跣突岫。千尋之材。不無尺朽。要之急難。屬大事。咄嗟

可辨。波蕩震撼中。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以無負朝廷。必斯人也。顧天峻鄭振先。雅非其倫。叔魯保交沈。一貫事正相反。得無束涇渭爲一源。淆黑白于兩岐耶。大抵三才之才。長于合變。堅于持危。捷于定紛。而忠憤激烈之氣。更自勃勃。但自負大過。檢押未周。風紀表率之任。或不盡宜耳。然臣又有慨焉。人臣之誼。服勞盡忠。止是常分。況今國步維艱。萬事賴錯。正志士嘗胆之時。君子耻盈禮之日。其偶建一功。立一事。輒侈然以豪傑自命。睥睨傲忽。少括穆之風。鮮華穠麗。墜素絲之節。使中材以下。靡然喪其所守。而從之。此尤負一世之望者。所宜兢兢爲天下惜此寶也。三才之賢。宜不爲此。

南京河南道御史張邦俊一本爲淮撫議論紛紜迄無歸一懇祈聖明速沛綸音早爲處分以息群囂以培和氣事臣聞彼此雷同固非國家之福而兄弟鬩牆亦豈盛世之風自淮撫李三才被論以來半年于茲矣始猶保者十九糾者什一今保者糾者相半矣家築一營壘人排一陳勢若對敵然在糾者聞人出一語以相保也更不細辨三才之爲人何若也輒出惡語以詈保者大肆權門鷹犬之誚在保者聞人出一語以相糾也更不細辨三才之爲人何若也輒出惡語以詈糾者真有不共戴天之恨保之者推而置于九天之上惟恐其保之之說不勝也糾之者推而置于九淵之下惟恐糾之之

說不勝也繩引蔓延有如聚訟戈及相尋竟無寧期臣觀此兩家者皆未嘗平心夷氣置其心于四虛之途徒各執意見之是以求伸耳臣于三才叨有同鄉之誼即臣同鄉之中保駁不同調向未敢出一辭以相証也恐言一出而惡語橫及也至于今日覩此囂凌詬誶景象臣何能嘿嘿而處于此古今稱人物權衡之準者至孔子止矣于管仲也則鄙之曰管仲之器小哉又刺之爲不儉不知禮皆譏詞也至它日論其九合一匡之勛則又贊之曰如其仁如其仁于子產也則稱之曰有君子之道四焉孟子願學孔子者直斷之曰惠而不知爲政是一人之身瑕瑜不妨于互見評一人之身規美不嫌

于。並。存。也。知。乎。此。而。三。才。可。類。推。矣。以。臣。觀。三。才。之。爲。人。有。古。義。俠。士。風。惟。其。俠。也。則。有。見。義。必。爲。之。勇。是。故。于。魏。允。貞。之。含。冤。則。申。救。之。惡。璫。之。毒。民。則。摧。抑。之。權。奸。之。誤。國。則。斥。逐。之。忠。良。之。遭。難。則。周。全。之。朝。政。之。闕。失。則。補。苴。之。此。其。忠。肝。義。胆。昭。昭。在。人。耳。目。者。以。故。朝。家。封。疆。多。賴。其。氣。魄。力。量。之。幹。旋。此。有。道。君。子。往。往。爲。國。掄。才。深。嘉。樂。道。而。不。置。也。惟。其。俠。也。則。有。檢。押。不。周。之。處。酷。好。骨。董。出。于。天。性。高。彞。周。鼎。秦。鏡。漢。罇。或。亦。清。玩。之。所。必。蓄。者。夫。以。大。刀。潤。斧。之。作。用。而。責。以。礪。然。不。淬。之。純。搯。其。將。能。之。乎。乃。爲。不。情。之。譽。者。不。曰。道。味。恬。淡。則。曰。衙。宇。蕭。索。蔬。食。飲。食。之。點。掇。反。失。豪。傑。本。來。之。

色。相。是。猶。摹。倣。陳。仲。子。之。丰。範。以。描。寫。何。曾。之。真。容。也。豈。不。毫。釐。而。千。里。也。歟。臣。想。三。才。亦。不。自。認。也。故。臣。于。三。才。之。爲。人。敢。一。言。以。蔽。曰。俠。是。故。其。功。可。嘉。也。即。善。譽。者。終。不。能。諱。其。守。也。其。守。未。純。也。即。善。毀。者。終。不。能。泯。其。功。也。乃。湮。沒。其。功。者。是。宅。心。之。不。恕。而。粹。白。其。守。者。抑。何。持。論。之。太。詖。耶。三。才。生。平。大。槩。此。兩。言。決。耳。惟。願。皇。上。速。賜。處。分。如。果。其。才。有。可。用。移。之。疆。場。足。當。一。面。之。寄。令。其。策。勵。圖。效。則。籌。兵。運。餉。其。才。固。足。以。辨。此。也。惟。皇。上。之。命。如。果。以。人。言。踵。至。律。以。大。臣。急。流。勇。退。之。義。決。無。就。列。之。理。望。早。賜。歸。里。以。全。大。臣。之。體。貌。也。亦。惟。皇。上。之。命。不。然。或。謂。其。功。有。可。錄。授。之。南。中。堂。鄉。

以爲擺脫之地。無令其以其身爲射的。亦所以善全大
臣之終始也。亦惟皇上之命。臣之說止此矣。三才係臣
同鄉先達。知臣罪。臣亦付之無可奈何矣。縱兩家者
以惡語加臣。臣亦付之無可奈何矣。臣之說終不可改
也。

邵輔忠後入逆案。則三才爲東林正人。不辨自明矣。

周星詒曰。三才爲人。張疏寔盡得之。論其流品。蓋孝德裕

張居正之類也。

憲章外史續編十四卷

此卽五朝注畧

明末太學生許重熙編次。自正德十六年四月起。至天
啟七年八月止。五朝事跡畧具。自序曰。臣恭讀高皇帝
大誥諸編。及昭示姦黨逆臣諸錄。凡誅其罪者。嘗數其
前功。懲其惡者。時原其昔善。紀能錄惡。纖毫畢悉。刊行
頒布。與天下共見之。天下共仰朝廷彰瘡之。必不可誣
民生善惡之。必不可匿懷刑者。知法罔生者。知懼其兢
兢於敷教若此。故當時日歷聖政諸紀。臣子纂述。未嘗
諱忌。夫以國事爲諱忌。天啟以後。然也。藏之金匱者。既
戒不得。輒窺筆之野乘者。復禁不得。漫語縉紳士相率
質質以趨事。而莫知所則。傲於是。君子小人。煩然燭亂。

而朝廷賞罰遂因以失真所彰不足勸所瘴不足威勸
威謬而是非隨之共驩揜比周之迹繇益削吁咈之文
君子抱恨於顛倒小人屢盟於僥倖其於聖祖明刑弼
教之意謂何哉竊謂高皇帝開天立極慮周萬世比之
堯舜肅皇帝顯謨承烈佑啓後人同於文武祖述未必
遽合憲章不可不勉試觀嘉靖時何等時也俺答竝驚
烽火日驚破城殺將東西告急直海狂逞幾半天下所
在叢窟一止一起兵荒連歲租稅全蠲戰士死生優卹
屢下物力自當告訕智勇且至交困然而聖謨迅於風
霆臣畧運如水火犯顏敢諫者蹈鑊不移挺身任事者
盈筐不悔一時精神氣色有陽明無陰昧迨至隆慶以

及萬歷之初股肱惟良俊乂盈側邊鄙不聳穡人成事
太倉粟支十年閭右蓋藏相望五十年兵寢刑措何莫
非肅皇帝飭法所造也一變而蜚鴻滿野部分南北再
變而燕雀處堂門庭召寇三變而狐鼠公行叢神幾借
矣天啟時魏祠穹碑爭諂競媚知有富貴而不知有功
名知有附戴而不知忠順人心漸滅殆盡豈世運使然
哉亦由塗塞耳目不習見先朝行事國是晦而學術壞
耳語曰不知行事視已成事師心自賢未若觀省前人
之百不悞也聖主焦勞自今羣臣泄沓如舊誰為孝敬
居正乎言階拱乎誰為廷相山曉乎宗憲宗古乎名爵
繼盛恩瑞乎揚揚中外考績加恩夫豈異昔人任乃贊

襄以掩過為能封疆以避罪為巧議論以雷同為尚身
名輕於祿位情面重於法紀近言易襲遠慮難施逞臆
易蒙蔽明難撤天下未嘗無人蓋已事之不熟而吉凶
無辨也昔鐸椒居楚以楚君臣不能盡觀春秋而次楚
事撰鐸氏微臣草野無識試取嘉靖以來近事彰彰見
聞者哀其大畧用次成編得失鑒戒展卷易竟由嘉靖
以觀洪武庶幾有合焉願附芻蕘之末以供縉紳之一
助云崇禎六年癸酉重九日

董其昌序畧曰嘗觀嘉靖朝有若大政編年識餘聞見
諸錄萬歷朝有若筆塵邸抄奉昌天啓朝有若日錄從
信紀政或出自侍臣隨事載筆或本之通儒有故發憤

皆可為紀述之光許生重熙哀近代之故實括諸家之
舊聞循其年次列以事言卷帙不病於浩繁指陳殊快
於簡省可謂義文兼美者矣臣其昌謂史之難難在近
事孔子大聖猶云紀定哀之事則微乃欲操戈者執鑿
齒之論持孫盛之辭有駭而却去耳故末世以史為諱
諱於近也重熙沈雅篤信動以古誼自程少年為諸生
不肖詭遇求聞晚遊太學從事南北闡幾幸而復落無
聊困頓之中輒著書自娛而嘉靖以來注畧其一種也
生之言曰無益之言正士不述今天下吏竄民敝賊肆
夷驕先臣貪禍至今未弭惟嘉靖至萬歷初年紀法足
師以相救挽欲求化理之助鑒戒胡可不備臣試舉其

備文而已。逝哉斯言，可以破諱近之疑，可以鏡治朝之
槩。有志當世者，可人置一編於座隅。

五陵注畧

明末常熟許重熙著。崇禎九年正月，誠意伯劉孔昭受
奸相溫體仁主使，䟽論倪元璐、秦制當黜。又論許重熙
偽士，非祖敢居下，訕上。實錄未成，而五陵注畧先刊行。
世益溫體仁乘文震孟何騶既去，以倪為二相臭味，必欲
擠去之，而後快也。倪竟坐冠帶閒住。部議許除名禁錮，
不足明罰。宜下法司窮治。體仁擬旨三上，不允。經批許
重熙着弁革。江陰李遜之曰：時上銳意取法世宗，命近
侍遍買坊間刻本，如見聞錄等項，適注畧初刻，亦買進。
登御覽，中有誠意伯襲爵事，頗致譏貶。上覽而賞之。孔
昭聞而懼，遂因秦倪䟽而并及。故閣部俱擬窮治。上終

不允云。當時謂倪爲今之韓愈。許乃得與之比類。同毀邪人之視許。已不輕矣。許後年將大耋。猶留心史事。下榻荒齋者三年。蠅頭小楷。手不絕書。惜未竟其事而賁志以歿也。

自世廟穆廟神廟光廟熹廟爲五陵。

劉孔昭誠意伯後裔。其人躁進。喜附邪黨。與正人爲仇。在烈皇時。附溫體仁。在弘光時。附馬阮。誠意有孫如此。不能瞑目於九京矣。

頌天臚筆二十四卷

明吳郡金日升纂述聖諭聖旨第一聖諭二十八道聖旨一百九十一道。名對第二崇禎元年戊辰至己巳正月共十道。贈廕第三蒙難二十人。孝子一人。簡卹第四請告廢斥終者六人。死戍一人。起用第五建言削奪者三百六十人。忤璫閑住者四十五人。啓事第六詞臣四人。臺省十一人。部署十人。戮璫第七天啓甲子十人。天啓丁卯六人。抑黨第八天啓丁卯十人。崇禎戊辰十人。訟寃第九爲人訟者十人。爲己訟者十人。爲父訟者十人。五人。附記第十瑞異二篇。義俠二篇。觸權二篇。雜事十篇。又衆正標題小引云。繫惟日升朽農跼伏草土。恒知

荷耒耕雲罔識朝端大政爰懷一片熱腸痛諸正人罹此慘禍積憤浩嘆竊著野乘恭逢今天子更化敢壽梨棗上頌聖政下聞臣節傳信人間以圖不朽誠愧聞見寡陋猶盲子履暗途不知所從祇自載筆牴牾茫然無緒每叨名公大人之前而無以應者良可哀已瞻前五
年心血嘔盡鬚眉頓白臚列稍就首標姓氏不無遺漏或亦誤存謹從受禍淺深序勒十二款仰冀維持世道
大君子郅正焉草莽臣金日升具白其目十二慘殺者
楊漣以下十五人冤刺者劉鐸一人死杖者萬璟吳裕
中二人自裁者高攀龍等三人遣戍者趙南星以下十
四人城旦者夏嘉遇等三人削奪者顧憲成以下一百

八十五人詔獄者耿如杞等六人貶謫者王紀以下九
人閑住者王佐以下五十人請告者南企仲以下六人
飛陷王安以下六人據訪冊補遺者削奪草職為民擬
戍降斥閑住崔景榮以下共七十人已上諸公於天啓
乙丑丙寅年間禍被逆黨摧折者前標題失載復參崇
禎改元訪冊補正爰惟別自有題而不全璫罪者則野
臣不及知不敢辨也總叨今天子洪恩普被共襄中興
聖治云爾崇禎六年歲次癸酉元旦金日升識
朱鷺序曰古人塗歌巷哭時聞頌君若贊日月而美雨
露則戴圓之下無其人殆天無能頌乎然君至於無能
名又徃徃擬諸天大無能名而名之不幾多言耶非也

有不能已於頌也臣織毛拾穗黃馘華山已類桃源隔
世獨聞今天子英年御宇不暮月而勝殘撥亂養民進
賢覺逆奄時盲風怪霧之世界一轉而為光天祇有鼓
腹踊距愧無能名乃同里草莽臣金日升則挾所編頌
天臚筆若干卷相印矣日升貧而好遊學不仕而時品
邨抄年來見聖作物睹每捭案懽呼於改元初政及諭
旨召對纂述咸得精要復畏糧重跡奔走於楚越齊魯
風節之墟遍弔蒙難名賢訪其胤嗣綴其遺草各舉當
日情事抒寫成傳又於環召諸公舊疏及臺省啓事凡
忠言讜論一一彙錄復謀梨棗傳之其埋頭搦管晷食
靡遑甚或鷲衣貸粟以資剗刷至鄰俗竊笑而終不顧

真大竒亦大苦心矣因憶昔神叢假竊即九章九散攫
為猴冠自謂必莫已知殆一布衣拈出輒同秦鏡之照
肝膽惟群賢正氣獨輪囷宇宙之間譬諸祥鸞翹歲逝
者翔天存者巢閣無非光昭盛理則誰榮誰辱何去何
從哉第明主方宵衣求治將來必遠邁堯舜是編惡能
盡之然謂非成功文章之一班可歟故臣無能頌也日
升之不能已於頌也亦無能名而名之也已崇禎己巳
清和月吉旦華山八十老農臣朱鷺謹記

青燐屑一卷

又作二卷

明末史閣部可法軍前監紀應棐臣所著書中不明言姓氏余反復其詞而得之大約紀南都弘光時事而於四鎮尤詳

明季屯田僉事慈谿應廷吉棐臣著序曰或問闕湖逸民曰青燐屑何為而作也曰雜志申酉年江淮間事也逸民曾入古戰場親歷戎馬所聞所見段段逼真議論猷為行行實據懼閱世久而失其真也是以志之志之何義也曰開元不有遺事乎義熙不有私記乎或當或否或是或非抑亦當代得失之林乎若曰其事其文其義附於知我罪我之間則吾豈敢唐句曰陰房鬼火

青文選曰玄言霏屑義取諸此

金陵紀事本末一卷

明季九江文德翼用昭輯紀弘光時事序曰昔王茂弘
驚心跋扈中朝尚多輯睦之賢李伯紀側目鼎鉉外藩
不乏忠勇之帥嗚呼我國家甲申之會豈不難哉宗祏
無主急於圖君橐出陳庭政由甯氏治本滋亂軍實彌
乖禍變之來宜其亟也方是時姜夫子燕暨大司馬道史
鄰忠自性生才與誠合光爭日月氣挾風雷嚮令一人
共貞在帝左右師謀長子寮汲正人位置貴陽統平淮
上重輕適一內外截然後及泯名關子戢志寧南不興
晉陽之甲四鎮自受首止之盟即不征不戰寧速顛濟
也哉夫子一去羣情震駭山鬼曉啼天吳夜舞金陵不

享已踐童謠嗚呼無所歸怨蓋天實為之矣自大司馬
出鎮謀不攻心勢成孤掌匡拂之義激於開陳和調之
權隱厥驅策豈同敢言之氣仍無可紀之功事實攸存
班班可攷也吁嗟乎茂弘之委曲圖存伯紀之剛正率
物未可易言髣髴也已

清流摘鏡

明王岳著黃宗羲曰當阮大鍼之初發難也內外合謀
借中書汪文言以興大獄苟文言之獄不解則楊左魏
三公之逮不在明年矣故魏忠節書片紙求救於先忠
端公云事亟矣勿殺義士斯時某年十五接此紙入呈
於先公先公即至金吾劉僑所密計不竟其獄於諸公
得無連染未幾金吾以寬文言削籍金吾亦遂委過於
先公群小意忌諸君子中惟先公智勇深沉必為吾儕
患其後惠公元孺爰書說行頗僻之劉宗周狠心辣手
之黃某諱素意指此一事也乙丑冬訛言繁興謂三吳
諸君子謀翻局先公用李實為張永以誅逆奄逆奄聞

之大懼刺事至江南輩漫無影響刑部侍郎沈演欲自以為功奏記逆奄曰事有跡矣逆奄使人日譙訶李實取其印信空本填七君子姓名云俱係吳地縉紳盡是東林邪黨蓋因訛言起於吳地而不知先公實越人也先公三疏劾奄雖為其所恨然非訛言則禍不若是之酷非解文言之獄以救楊左魏三公為群小所喪膽則亦無此訛言也近見王岳清流摘鏡謂李實睚眦於逆奄先公實欲收逆奄之功而不避形跡則是呆人說夢矣此時官府惟知一逆奄以王安之植根深固不能保其腰領區區疎遠之李實虔奉其意旨且不暇而使之別生事端愚者所不出矣逆奄與群小朝夕所計慮者

翻局二字終逆奄之世無人敢萌此意而群小自為風鶴者則有二節其一甲子十一月孫高陽行邊至薊欲入覲群小奔告於逆奄曰此晉陽之舉戶部侍郎李邦華召之也其一則訛言先公用李實事也近日孫徵君鍾元墓志言揚左下獄高陽欲與晉陽之甲以救之楊左已故而止移甲子十一月之事於乙丑七月謂高陽實有其事猶王岳謂先公實有其事也逆奄之亂去今五十餘年耳目相接其大者已牴牾如此向從欲憑紙上之語三寫成烏豈復有實事哉戊午端陽日男宗羲撰

兩朝剝復錄上下二卷

明末貴池貢生吳應箕次尾撰兩朝者謂天啟與崇禎也。天啟甲子以後魏璫逆焰鴟張附璫者恣虐殺東林君子幾盡。是之謂剝。取易象陰剝陰之義也。崇禎戊辰以後聖明在上欽定逆案妖祲頓除而君子漸有見天之日。是之謂復。取易一陽來復之義也。次尾平生嚴氣正性嫉惡若仇。故其為書凜凜于忠邪之辨。治亂之幾如此。又曾與陳定生顧子方輩出揭阮大鍼南都既立馬阮當國幾受清流之禍。未幾國變遂起義兵。事敗不屈而死。君子重其志節焉。

吳次尾與陳定生書曰。東林本末。採錄最真。編定最確。

即弟議論亦甚平恕。有闕世道不小。今以原稿附上。幸
即付梓也。足下試觀諸賢當日所以死徙杖謫終身不
悔者。無非急君父尊國家愛名節重氣誼。雖嫉惡過嚴。
而輔道甚力。此于漢之氣節。宋之理學。兼而有之。真本
朝之光輝。百代之儀表也。以視今之號爲東林者。于利
害禍福之間。義利公私之際。其相去何如。已足令人浩
嘆。况異己者。猶執讒慝之口。以詆訛先賢哉。故此書不
獨表彰先哲。且以愧勉時賢。以自盡後死者之責爾矣。
諸君起事。皆常鎮二郡之人。足下刻而傳之。使仲馭序
之。而子方書其後。猶之此二郡也。天下不少賢者。此亦
足以號召矣。

明政統宗三十卷

明豫章草莽臣涂山子壽編輯御史涂喬遠曰。吾宗子
壽年垂無勺。孝友四聞。英姿雅抱。詘於一第。乃今斯集
駁。以爲經辨。以爲緯。抽金匱石室之祕。披鄴架酉室之
藏。肆力編摩。殫精討索。稿凡四易。而書始成。諸所寄慨
間附論。詳義寓箴。規體兼獻。納事閔廟。禁即幽隱。而兼
收。無與彛常。即縉采而兼刻。所謂銜泌之墨。兵非耶
自述云。輯是編成。或問余曰。史爲天子之刑書。榮辱百
代。自非德望。祿位聲勢。難其任。若固蓬戶細人。安得越
俎。余應之曰。昔班固作漢書。坐事沒未就。知帝詔。固女
弟曹壽妻昭。踵成之。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雖桓溫

之權不悚焉李燾初繼司馬光作宋百官表徧求正史實錄旁及家乘野史凡九十卷上於高宗詔給筆札錄付史館既而燾復做通鑑例最前書為續長編自上於朝三氏之作皆當國家中葉當時朝廷皆樂觀其成未嘗以為嫌也余奉先人之手澤昕昕兢兢以不得藉手是愆頃幸卒業亦惟繼志以畢其分耳文惟傳舊意篤缺疑問附評隲務協輿論寔未敢妄肆月旦以避罪我之誚也嗟嗟魏收願直東觀鄭樵求入祕書扶局抽滕山絕望矣倘能開局名辟如司馬君實之於范祖禹歐陽修斯可矣萬曆乙卯季夏朔吏部尚書蜀達衛承芳云太祖以布衣崛起於滁濠之

間提劍奮旅於元至正乙未之年一時謀臣良將識聖主之有主納心委命應之如嚮奮六師而江漢奠安揚九伐而荆蠻底定旋收淮甸遂略中原齊魯十二之山河兼旬俱下幽薊百年之腥穢一旦廓清創業維艱猗與盛矣洪武之末爰有建文諸藩颺釁革除亭議一時中外臣工識闇涇渭說詮四寸無裨廣謚即載筆詞臣間有撰記然亦私藏篋笥未敢懸之市朝門者惕於時諱難於言也成祖再闡幽燕益敷文教仁宗宣宗繼體元良重熙衍慶再傳英宗履泰之極因有己巳之變景常監國天心攸順智勇同猷而英宗復辟天下晏然嗣以憲宗孝宗武宗三統之治禮樂可興正德之間奸孽

溷政逮世宗八繼大統天啓聖明之資時值述作之盛
光前裕後倫制燦然穆宗紹聖致治恭己無為今皇上
聲教四訖文軌一家二百餘年深仁愷澤兆民賴之大
都自古文人演著皆鬱結發憤之所為今古人寧甚相
遠哉我明自通鑑續編大成之後僅於東莞陳建通記
稱晨星然竟以蕪穢見斥嗣有京山鴻猷毘陵憲章樵
李之吾學吉州之大政瑯琊之史料諸集均為世所拱
壁間有好事者不無玉石俱焚薰蕕同器闐闐駟驢聲
門街賈而軒輊之者如直道何締閱斯集編年叙事悉
皆網羅金匱石室之儲以至有司掌故馥語稗記巷談
野述諸所臚列於汗青者要皆摭摭其根胎截咀其菁

華而成者也贊萬幾分庶務抒丹赤定國是為時鑒賞
然余之所許可者特於附卷簡末所論尊崇二祖辨論
有曰自古未有父子稱祖之一言又於建文少帝革除
遜位有曰孫蒙祖號死作生年之二語要言不煩足贊
萬年之畫矣

皇明通紀述遺十二卷

明萬歷間人所輯繡水卜世昌校訂起元至正十一年迄明隆慶六年凡十二卷此書大抵合陳建皇明通紀鄭曉吾學編高岱鴻猷錄薛應旂憲章錄人物攷諸書而雜采之文頗簡淨間亦自出議論予於京邸從太史彭孫適借觀之尚未得見其序也

孤樹裒談十卷

廣孤樹裒談二十五卷

黃俞邵云孤樹裒談十卷建寧李太宰默所輯國朝故事也止於武宗朝此本刻於建陽書坊不甚佳別見一抄本微有異同內有天順間工部尚書趙榮使鹵錄所紀與李實袁彬諸書不同中多自夸似非實錄也又曰廣孤樹裒談二十五卷不知何人所輯亦止於武宗朝大抵前書所不載者耳係錄本予得之肆中

識小編內篇九卷

明宗伯四明周應賓寅所輯分為若干類一朝政二禮儀三典章四臣事五異端六竒事七議論凡九卷自序曰識小者何識典章文物之遺者也余起家中祕典南北詞垣者三徃徃見先朝逸事於故牘中有國乘所不載野史所不錄者已而備員講帷記注起居則禁廷之言動臣僚之臧否亦時聞見之每有所得輒書片楮納之篋中林居以來已忽忽若忘矣比官留都念舊記之不可棄也復搜手鏡腹笥彙輯成帙雖於國家大政大事亡當一二亦愈於稗說叢談云爾別有外篇未及傳錄當以俟之異日天啓壬戌八月

臨川周大賚曰周先生由木天累官至太宗伯凡數十年而家無百石之租日惟杜門博搜今古遇高士輒倒屣之談天下大計雖夜分不寐其家食時業著九經考異究心無所不到流布人間大足為經傳羽翼壬戌仕留都復著是篇蓋春官為典故之府而又夙採諸名碩之口用佐厥成能備紀聞所不備曰識小編者某規某制辨等威也某人某事志勸懲也某災某異備脩省也善有所必闡謬有所必繩令讀之者知居突與而屬垣莫掩處崇高而公論難逃是以天下之大聞大見為天下之大經大綸識小云者自小云爾

○
黨鑑四卷

明黨始于萬曆中年。至啓禎時。而小人借東林以鋤正人者。禍延社稷。海鹽吳麟徵為諫垣。親睹朋黨相攻。竊有憂焉。因搜漢唐以來黨禍。為四卷。曰黨鑑。麟徵字來玉。海鹽人。官至太常寺少卿。崇禎甲申三月二十九日。殉閭賊之難。

王堂日記 聞見漫錄

明盛訥著訥字敬升號鳳岡潼關衛人年十七洛南盜起父都司公德奉檄勦捕力戰遇害訥誓不與賊俱生叩請當道發兵殲賊號泣累日勺水不入口當道憐之為發兵捕賊賊衆就擒乃已所遺產僅取饘粥之田若干畝餘悉推以讓二兄隆慶辛未成進士選庶常授編修究心當世之務國家典章靡不綜覽有得輒錄以成帙所輯有王堂日記聞見漫錄經書發紀若干卷官至兵部右侍郎

酌中志畧四卷

明崇禎初中官劉若愚於獄中著其叙曰累臣劉若愚
死罪死罪叩首叩首洪惟我太祖老爺奮興淮甸變夷
為華聖德神功超軼萬古創交結近侍官員之律禁扶
同奏啓之條立法垂統亦嚴且密矣迨宣廟老爺建內
書堂則不許識字之禁不得不開然亦令內書堂知禮
守法未嘗令干預政令內外之防仍截然也累臣恨逆
賢之世中通外交瀆亂祖制賢借外廷以播惡附賢者
借賢以行其私一時宵人植黨鋤抑忠良有公行無忌
者亦有潛謀未彰者如力阻孫宗伯爰立者東光恐宗
伯重宣大義并及靈露計耳如此類許大題目箇中機

穀不一闡發誰則知之累臣聞見最真庶可傳信匡郭
粗備禮失求野安忍不言雖黔技未敢侈為完書而知
我罪我則聽後人公論而已皇城舊制內臣奏事稱呼
列則某年號老爺今上則萬歲爺若愚既已失身中涓
焉敢遽易稱謂文章家笑其俚在史家自存其質也茲
畧具二十三篇以備遺忘而累臣本末則詳自序篇中
按神廟老爺慎重冊立東宮之典加以靜攝多年地天
不交上下睽隔門名滋堯母之疑臣下擇菀枯之集幸
持清議者固自有人或寄之講學或托之纂言無非以
杞人之憂總從國本起見非有所希覬也乃奸人假以
害正遂興大獄幸主讞者力持之不至大濫然而葛藤

已萌元黃交戰元氣所傷多矣謹叙憂危竑議第一後
紀第二國家有道之長曰穆皇千億蓋天命篤生則神
明迭起迺前星應期而耀勝德超邱而興則子孫燕貽
兄終弟及知神廟之發詳與光廟之昌後者未艾也恭
紀熹廟老爺誕生第三今上萬歲爺瑞徵第四若愚內
小臣耳外之輔弼凝丞雖不能盡知而內之印廠徽猷
亦嘗私淑謹叙三朝典禮之臣第五上帝好生聖人惡
殺刑獄之設原以懲一警百以創艾求生至於求生不
得而後死者與生者兩無所憾豈一觸網便可終棄乎
為叙大審平反第六先監陳公矩功勛著於朝端口碑
徧於寰宇若愚實侍左右所生之忝萬死懷慙又安忍

聽其不彰乎謹叙先監遺事第七洪水之患懷山襄陵
烈火之然燎原焦野逆賢客氏毒機久釀首禍中於焦
闡又何有宦氏寺及士紳哉撫卷傷心揮毫泣下謹紀
兩朝椒難第八鏡明必為醜婦所羞繩直實來曲木之
忌唐五王之禍今乃中於賢璫謹叙正監蒙難第九五
侯之禍張禹佞也梁冀之橫胡廣媚也鄙夫哉王體乾
誰握印權而養奸庇亂既脅肩諂笑固位八年又黃白
買命偷生牖下追憶甲乙丙子縉紳遭禍之慘誰為罪
之元乎叙逆賢擅政第十非表裏無以具衣冠非墳箎
無以成樂響烏程南樂種毒於前薊州涿州等肆虐於
後逆賢不過快一己之讐而已外廷曲折實自三案先

啓發之而序可灼後身無人敢指摘者可慨也叙外來
線索第十一衙門雖殊內外官吏各具尊卑彼宮中之
貴顯者不止一家一家之服侍者不止一人逆賢體乾
永貞等經營實繁有徒而今網漏吞舟百足不僵如殷
良弼丁紹呂侍高公矣苗全侍宋公矣張國寧侍金公
矣陳呈祥劉惟善賈如臯侍王公矣然而當日之經事
何人則以藏身掩也叙國家經營第十二文書房即外
之通政使也又如外之六科也各年經手之官如內閣
六部之親近掾史而已外來密帖付之主者施行在旁
誰敢輕重身不出官門何由知外且耳目密比豈容獨
行其私乎人有職掌事有經承非能妄侵非可他卸叙

本章經手第十三禎祥之發固有開先妖孽之興亦有
基始江京王聖非偶也叙客魏始末第十四鈞黨之禍
十常侍也劉瑾八黨六賊附焉吁嗟乎張永蕭敬亦不
幸墮落其賢羽翼尤衆文則永貞元雅文輔昂峙樞權
武則應坤九思良輔公鎮南北親近則良臣明佐永明
秉恭日侍御前內臣便覽刊刻昭然蔭陞弟姓部案存
焉叙逆賢脅從第十五不盡職曰曠官也出其位曰侵
官也觚哉之歎頗多存羊之心堪涕叙內臣職掌第十
六千門萬戶漢唐麗也茅茨土階唐虞質也若夫不侈
不陋允協厥中惟我祖宗制度光明叙大內規制第十
七重農功者珍耒耜操鑪鞫者惜鉗錘小技猶然况在

聖學不有所式後何藉耶叙內府有板經書第十八左
氏譏子臧之冠漢人珍仲尼之履衣佩第十九鄉黨著飲食
盛德之容非無涉也叙內臣服佩第十九鄉黨著飲食
之詳左氏垂汎酒之誚飢渴之於人甚矣然內臣習染
素異嗜好亦殊叙飲食尚好第二十河套失而全陝之
形勢單虛遼陽棄而東西之聲援頓隔恢復之舉端在
後人惜哉曾銑啣冤誰念懲羹吹虀世俗恒情馴至今
日更堪扼腕矣叙遼左棄地第二十一一言之善子張
書紳一事之長古人不泯叙見聞瑣事第二十二逆案
所載無論矣自逆賢以下三十六人貴賤貧富各有公
評遠近親疎耳目難掩王體乾欲泯其黨附之迹而揚

維垣霍維華脫卸之跡入矣高印公利令智愚聽讒滅
理熒熒若愚前列罪案矣高下任乎成心故入豈累臣
一介性命不足關天和當解網泣罪之朝豈宜有飛霜
致旱之枉百世而下弔古者寧不姍秉鈞之非人哉有
兔爰爰雉罹於羅若愚之謂也附累臣自叙第二十三
崇禎七年六月望日累臣劉若愚私識

輔按志中尚有黑頭爰立紀馮涿州銓附奄早年得
大拜事當時銓謀去之故此編不存序中亦無之然
藏書家多有存者余於徐勝力處借抄補完 又按
中官劉若愚下獄當事謂其附魏璫也然能作者此
書以明賢奸且多史所不載之事亦可謂有功矣

毅忠烈皇帝定逆案分列擁戴諂附建祠稱頌贊導
諸款首冠以大逆魏忠賢客氏劉若愚則在首逆同
謀中依律凌遲處死減等擬斬

明良記四卷

保孤記一卷

明常熟七檜山人楊儀述江陰李鶚冲

後一名序曰常熟如

卷

楊憲副五川公生平著作甚富誌云南宮集詩文十卷
余得見其六冊無卷數皆應酬諸作今已散而不可收
矣其稗官諸著金姬傳公所自刻高坡異纂公沒後吳
門刻之余得其手編明良記四卷乃公萬卷樓中之殘
帙也如論智永千文錦瑟詩等處與明良二字殊不相
涉以公遺墨不忍遺棄俱錄而存之三卷中尹蓬頭王
新建二條已在高坡纂中係複出不錄想此亦未成之
書彼此互見余刪之抑亦公之所領也夫又有保孤一
記與此皆係秘本余另有跋

保孤記敘夏桂洲死後。妾崔生遺腹子先承事。莫如忠
曰。文高事核。真足發潛德之輝。以昭天道往復之理。

建文忠編

長洲陳

公允著

引曰。吾郡朱鷺

白民好談遜國時忠義。搜訪五十餘年。撰建文書法。余
為上之史館。長洲陳公允又輯建文忠編。蓋撮舉其尤
者。其表章忠義。闡幽表微之志一也。公允素虔事關壯
繆侯。謂侯已膺帝號。宜于史外起例作本紀。以張之。夢
壯繆降于榻前。飄鬚戟手。鄭重誣諉。文既成。而貞珉湧
見。豐碑屹立。龍幡扇負。歸然于端門閣道之間。若有邪
許佑助者。人言壯繆護前。呼同列為老革。罵孫氏為貉
子。何庸微措大之筆端。以為寵靈。余以為不然。忠義之
在天地。無古今。無久近。壯繆之于先生。遜國諸臣之于

少帝人心天日。豈有兩哉。公允一老蓬掖。天心于忠義。若此。與天地間神明正氣。丹心碧血。往來陟降。如磁引鐵。如燧取火。壯繆之馮而鑿之宜也。詩不云乎。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公允之言。神聽之矣。世之公卿大夫。其言足以熒主聽。劫國論。固未必神之所聽也。夫豈惟不聽而已。莠言自口。神乃時伺。譴與怒將隨之。嗚呼。可不懼哉。丁丑。

龍興慈記

明海鹽王文祿著序曰。自幼聞慈淑母氏言國初遺事。予雖幼喜問。以故始末甚詳。惜歲久多忘也。蓋外祖陸公源生國初時。壽逾耄。好學多聞。授母氏。母氏授予。予今幾艾。母氏違養已十有三秋。追書幼聞。恍然如覩。悲哉。邈矣。忘者曷能盡書邪。嘉靖辛亥冬十月。

觚不觚錄

明太倉王世貞著序曰孔子有言觚不觚觚哉觚哉蓋傷觚之不復舊觚也所謂削方爲斲斲朴爲雕者茲之謂矣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其作春秋脫左驂而賻蓋皆寓微旨焉余自舞象而小識人事踰冠登朝數躋數起以至歸田今垂六十矣高岸爲谷江河下趨觚之不爲觚幾莫可辨識閒居無事偶臆其事而書之大而朝典細而鄉俗以至一器一物之微無不可慨嘆若其今是昔非不觚而觚者百固不能二三也既成而目之曰觚不觚錄

明代紀錄 明史裨

明工部郎中雲間俞汝為毅夫著

雲間紀時野史 倭奴遺事

明封給事中鍾薇著

萬曆事實纂要三百卷 留中奏議筆斷四十卷

明太子太傅雲間文敏董其昌玄宰著

國史類記

明諭德雲間瀛海張以誠君一著

班管錄

明衡府教授午山戴士鰲穉龍著

廣史

明建寧知府雲間張元玘采初著

國初事蹟一卷

明永樂九年二月二十日北京行部左侍郎

行一臣劉

辰呈辰字伯靜浙之金華人慷慨有氣節國初從太祖
下婺州命為黜籤甚見信用累官至北京刑部侍郎永
樂元年以知政事預脩國史初使方國珍有却姬之節
甚為太祖所重事載定遠黃公金開國功臣錄嘉靖乙
巳春三月四日吳袁生聚偶記

漢七畧

漢劉歆子駿著明王禕序曰七畧漢侍中奉車都尉劉歆所作。自秦人無道。燔滅典籍。文章蕩然。漢興改秦之轍。大收篇籍。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孝武時又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史太常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書之府。下及諸子傳說。皆充入焉。至于成帝。復遣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典籍既以大備。乃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伎。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乃詔其子歆續父前業。于是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種別而為七

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數術畧有方伎畧及班固因之為藝文志而于其間頗出入不同其存者蓋六畧而輯畧不復可考載籍之興尚矣自聖人之經賢者之傳名人魁士之作以及諸子九流百氏衆技之雜出誠有終年不能窮其旨累世不能究其業者是可謂廣且博矣然而求之未嘗無其要也求之要分其類例而已矣類例不分學術之所為不明也蓋書者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而學術之異言人之殊自非大雅宏博之士為之簿判而區別之撫末而探其本溯流而極其源以分其類例之所屬則載籍之廣何自而求之此劉氏七

畧之書所為有功于載籍也所謂輯畧者會粹衆說撮拾精義以究大道之變者也括囊大典統一聖真詳傳注之羽翼破後人之附會是為六藝之畧兼舉儒墨推明道德列名法農雜之流著陰陽縱橫之術是為諸子畧備道揚風諭雅正侈麗之詞是為詩賦畧具權謀形勢陰陽巧技之利是為兵書畧曆象五行形像占驗著龜夢卜之法則術數審焉砭劑脉絡寒溫佐使神仙性命之說則方伎詳焉類例之分較若畫一使凡學者一開卷間得以覽載籍之梗槩而審學術之所存無復博而寡要之患此其為功夫豈可以哉蓋向歆父子為漢宗室號稱博極群書而世膺文儒之任載籍之充內府

者受詔悉加校理。亦既參合同異。別白偽真。刪其重複。正其脫誤。無復魚魯亥豕之偽。然猶慮其類例不可不分。而七畧是作。門離戶別。條同貫共。稽其本旨。明著于篇。俾不勝異意之說。莫能相亂。而古人學術之所存。如指其掌。謂之有功于載籍。豈非然哉。故嘗論之。十二野所以分天之綱者也。其要在明乎疆界而已。七畧所以分書之地之紀者也。其要在明乎疆界而已。七畧所以分書之次。自非明其類例。烏能得其要。厥後王儉士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錄。率皆因乎七畧之遺。而劉氏之功。於是為不可廢矣。大凡序六藝為九種。諸子十種。詩賦五種。數術六種。兵書方技皆四種。而藝文志所存六畧三十

八種。凡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云。

阿史那

